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卷之二十一

奉使

王之所以撫萬國 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注聘者王之所以撫萬國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曰吾出使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注所餼像薄而內熱飲水言憂事之難非食之為也

朱軒 李壽乘法駕緋驂朱軒就路

單車 來歙以單車遠使隗囂

負弩先驅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負弩先驅

衣繡持斧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督課郡國

受命不私 唐陸元方為觀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濤頓息

元使星臨益 漢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車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郃候舍郃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指星示曰有二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之

發粟賑貧

武帝時河內失火使汲黯往視之黯曰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有澄清志

范滂少勵清節時冀州盜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埋輪當道

張綱事詳御史類

張旍

陳震拜尚書遷中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繼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郎日張崖誥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遵新藏示其所宜

奉璧

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遣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昭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完璧歸趙

五衙察風俗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言使者請以五衙察風俗

馳四乘之傳

邛筰之君長願為內臣妾上遣司馬相如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以通邛筰

素聞不疑賢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

曰竊伏海濱聞縣公子威名舊矣及承顏接誨凡為吏叔
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則不終天祿勝之薦不

虛獻鵠
魏文侯使蔡無擇獻鵠于齊侯行路失之謂齊侯
曰寡君使臣獻鵠路而食之乃沖天而去非不能
買鵠不敢易君幣非不能逃亾恐絕兩君之好非不能自
殺惡貴鵠賤人是以獻空籠齊侯曰得言勝如得鵠矣

進烏昧草
歲大蝗旱詔范文正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賀
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

後無若潘孟陽
唐憲宗詔潘孟陽往江淮察諸使治否孟
陽所至流連唱樂招納金錢其後鄭放賞
慰江淮帝誡之曰無若潘孟
陽殫財費酣飲遊山寺而已

報使
漢永平八年遣越騎司
馬鄭衆報使北□

第一人
李揆德宗時為吐蕃會盟使揆至酋
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埋金還□
唐
杜
暹使□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
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巳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發

堂堂漢使
蘇武使□□欲脅武令拜武不從以
乃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自屈哉

不失漢

節　張騫使月氏□得之留騫十餘載持漢節不失

持節牧羊　蘇武事

不肯去節　漢傳信使□信强不肯去節

佩口伐　□唐鄭元璹突厥攻太原詔璹持節往勞既至□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今掠財資劫人口者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休旗接好則實玉重幣一歸可汗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盻然自取勞苦若何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邊火息遂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諭國威信　唐褒師德因使吐蕃論國威信開陳利害□爲長梲

斬樓蘭王　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元鳳中傅介子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至皆謝服龜茲言□使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斬□使者還奏拜爲中郎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養不誅無所懲艾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於是日遣之介子齎金帛以示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入帳中屏語壯士從後刺之立死介子諭以王負漢罪遂持王首還詣闕議者咸嘉其功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三使絕域 唐張薦字孝舉占對詳辨三使絕域

雁足書 []與漢和親漢求武等[]詭言已死時漢使夜至[]武夜見使者敎之謂[]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澤中使者讓[][]驚謝漢使遣武歸

橐中裝 陸賈使南越尉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有臣如此 神宗時張方平使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

南朝少年狀元 王拱辰致和三年以三司使聘█見其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弾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聚觀南朝狀元 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騎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王信奉使北國肆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問譯者曰尚書得非罷王相公子孫乎謂其弧矢之妙侔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賓使有求書與之趨而謝曰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不和固無害 孔道輔使契丹[]王酌以

大危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補曰不和因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他日仁宗問之月契丹新爲渠水所破勢甚蹙臣恐其益慢中國信以成命太平興國初辛仲甫奉使契丹主問党進何如故答以此言仁宗然之

人仲甫曰國家與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竟不能屈

風入律　律百句不休青雲千呂逮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

毛車以濤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政理

共治單父　宓子賤事三者足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何爲不爲于蘆闢

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其間嶠如墻深百仞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癃聾狂悖之人

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闕于胃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敎猶入瀆
之必死抵則人莫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於鄴告
敢犯矣何爲不治乎明乃治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
豪辨博者雖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聞
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辨傳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
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
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人
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政清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
明明乃治治乃行　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
安臥而淮　關管客館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
陽致清　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
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職贊佐理陰陽者處欽
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
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　郅都爲人勇
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奉職死節　有氣公廉不
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務曰已背　察致其罪
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目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貴賤不失實

趙廣漢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相率以孝弟

韓延壽爲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畜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頻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人莫敢欺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辰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其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柱後惠文

[illegible]尚勞武何以治梁武微憚兄謙不敢言險使吏送至縣承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罰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

梁矣

猶二君　馮立事詳太守類

任吏以職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入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日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太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

告誡引罪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尤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附庭告誡引罪自晨至叶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告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足下生氂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遐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韓厥舉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左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推悅日吾嘗為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自同寒蟬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日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

激巴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褒達之之遠道失節之士而齊糾之使明府賞利得中令問休揚不亦爲分之一乎昰漸服待之彌厚

禮讓化人

閻憲爲緜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贈一囊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入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鹿爲吉凶

鄭弘勸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作鹿明府其爲相乎

有奇節

麗參事詳太守頻

積納草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多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敎之民得免寒苦

連姻王室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之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且盡僅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觀過知仁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一郡慕化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衛敘請授一郡慕化但聞詔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中烏為脯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邑無憔悴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邑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隣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

為名士 成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卞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國家傾覆實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

問饋所由 陶侃練兵率勸稱儒戊帥武士皆勸騎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主名不立 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遁共殺其夫鬬妻得出欲與語揮逝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沙門眞盜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又問曰與人同飲乎賈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即遣捕沙門即發所失金

常爲第一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所不載作令令誰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勤而清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代貧輸租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逼問資皆歲儉夏節忽牓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省事清心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繁從容可得

乎

喜慍色 范邪為蔑傭令有二人挾綱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邑於是擒之服其罪焉

常山粟 孝武時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敦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得趙郡地也賫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詐市馬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反聞頌聲 張彝之為北徐崔武子胥察州郡至是無所察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嘆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獄檜生桃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檜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無敗政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手板畫地 玄宗

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肅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著諭蒙

馮伉爲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貴知變

崔鄲治都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鄠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鄠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致所以貴知變也

本惠養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脩壞堰

真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脩蕭何所爲故堰號其爵曰酇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令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脩之

防制纖悉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斬一錢吏

張忠定公爲崇

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髻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盡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薦二臺官

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之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輸致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先書後印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親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果重疊貝請盜印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取謫籍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慕咎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能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汙數之甚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令毋逮建議者爲令

爲獄代償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下獄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治尚文雅

高智周弁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賢經義及政得失

尚仁恕

陸象先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眞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漫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在養人

咸穿初賈敦實爲洛州長史尚寬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特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賢也德幹爲戢威

暗與古合

李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

清廉

清尚書 鍾離意山陰人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以賁物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離意得珠玉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上曰清哉尚書也乃更以錢十萬賜之焉

自斬芻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曰君子後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清白遺子孫 楊震事詳太守類

烏布帳 謝尚字仁祖為江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單士襦袴

代還乘止一馬 朱敬則為盧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

送車二乘 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投江中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括官久未嘗脩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

僕家人所蓄畢珍投江中

止一布囊 盧懷謹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饑寒封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巳

守清勿愛不遷 宋守敬爲吏清白廉謹累歷臺省中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巳五十八歲數年而登列岳牧謂寮僚曰公輩俱守清廉勿愛不遷俗云雙六累休勢余以爲仕官亦無休勢給宜勉之爲

眞清 陸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數最有吏言狀曰其嶽崇其許濟惟景倩曰眞清合淵

還珠 孟嘗事詳太守類

懸魚 羊續事詳太守類

不受幣 馬抗使濬路不受幣

不受與物 李悔使西域不受異物

汙家 韋詵不以苞苴行家

不如自恃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

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威化大行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日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田米助稅

伏臚爲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人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飄

治貴仁平

姑藏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産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奮既立節治貴作平太守梁統深相敬不以官屬禮之常超於大門引人見毋

乘折轅車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日爲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裝握之物足富十世而慍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巳

留瓜粱上

積賣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頴年八十餘五月得新瓜一雙自來奉周請乃留瓜懸事粱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菓及至門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

苦掾無書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

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推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據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不因人熱

梁伯鸞事詳食頻

不為責評

中平間黃巾賊起被識廣太守黃備被徵大期梁鵠欲奏誅侍登懸為言得免侍以黃金二十斤諒勳謝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責許哉終辭不受

懷璧為罪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宗留所贈而深厭其德

傳攜異域

沐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諸槩城吳使諸萬子喻朱養封圖柴城遣辭丘於吼山東析材群祠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須買呼者曰汲亦欲作沐德信耶

清不如父

胡威事諱父子類

移廚帳助經營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齎

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恒率屢空**鄉男太子開朋山黨粲室不就令日男祭

酒少撫大薦擗範推敏晖金施紫而恒率屢空閒擁手來咸令送薄助并晦以詩日平仲古稱奇夷齊昔循美今對

挺伊賢東素困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柔方有槩原生令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投三徑士**冬服畢**

薄顏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延尉正冬服單薄寺鄉蔡子度欲解禱與之擇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日爾郎難承

食若竟不敢遺之**受人必報**劉教好施務闞人惡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贊日受人者必報否則有

媿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白首不娶**北齊文直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請儒講孝經謂國子

助致許叢愁日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日散愁白少以來不登變童之林不人季女之室服麋傳策不舟老之將笑

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日顏子縮屋稱真卿下姬而不亂無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作清郎**

袁率脩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郎邵舞呼為清郎及邵為兗州刺脩以太常少卿遷有邵送白鄉濟

信華脩不受祁答日第背累清風裴聰明爲長沙郡丞麗
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尉矣歸剌史王甚謂曰鄉齊
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斯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將明
曰下官忝爲那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總都之事仰果清
風眠林積塵埃補彥回謝廣國國不在見其職株上積臺
矣有書興饋實曰虞君之清一王於此今
人播地樣衣止麻蒲姝祭自居顯要一不交漏有私門生
淋而去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綠一死泰
曰吾所衣着止麻布蕭辣此物於吾何用既事
欲相穀接幸不頻獨門生灌請祭屬邑驟夫不棄奮履食
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辭勸與之賈惡其華
歸心弗欲之笑謂曰昔人不棄遺籍陛展者惡與之同尚
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逑爾烈然雖書兩車江陵臨
舍售錄新弄不欲也乃采舊焉以歸平諸將
大穡財物唐韡一無所取唯得禁兩導穢之以歸或詢文
帝曰壚大有翻重悉是衆郭珍玩文帝刺不信之害遣使
檢閱唯見簿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羹
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亦所以益明之耳一

德望日崇
詞內愧而
雅正之士
杜黃裳爲
乘使者到
青衣禮襪
告師古師
姊夫劉晏
籠竹籬成
鄭扉
加飾國所
餘濟親舊
舍四方獻
元帥長史
取帝開日
不受送錢

楊綰知吏肯一時名士盛迺之者嘗談終晉米
嘗及名利有欲于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琢蔡
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終身不收節李隨吉
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龍販履韓
相亦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縲從車子一
門未取徒何候果日有祿與自宅出李婢二人
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遣歸籠行成簾書廉爲尚
古折其言終身不敢敗節猿有清德
方乘權見其寢室門簾甚做滑度廣以
簾將以賜廉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第不
爲司容濟正退約位相終始完潔劉贈爲人廉
居第不加飾內無妻賤約所得從以
之斐困者家不留儲無第獨無所取屈實遇爲
饋不及門行止終始完際泰王行單
平肆仁某時賊珍用山積請將爭得之過無所
清以奉國名宪不虛特賚銀六百兩緣千辰
韓公武用財贈賂謹貲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貲薄校潛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貲海

至午僑蓓獨洼其左日某月蔣說歷四點令郭
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喜之無撓其清子儀軍出其縣勃
尾下日務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父清白楊蘿矜父隆讓
土得蘇飯兄矣無誂其清也爲戶部尚書本
男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讀矜謹名肯得父清自
帝喜擢諱矜臣家御史薦餘太子含人鑑名大理許事
鼻由無逸嘗被部宿民家燈性甚主人精積
斷帶爲炷進無塵抽佩刀鬪帶爲性其廉介類如此完
汞淳中有韓思從家甚塞虞饑京光杜璽者以
封不發百綾斂思宿思復方依以食而餉養完封不發以
崔玄暐爲陵主薄母盧氏有賢操常戒曰比見縣
清貞名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若令爲吏不能忠清無以
蘇天饒地故玄廉報塘在陝爲政以廉閩是
所尔以清自名爲政以廉聞時諸侯多不奉法鄴州簡
孔亳州李鄭皆以賕所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晉州失
崇祝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謚天下而以敬婚爲首
郭延魯父饒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
以廉平自勵受州人思之延魯以功累遷復州刺史延魯

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愛之

未嘗改治第宅

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歛弱宋璟嘗嘆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居官廉

盧坦爲河南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加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贅其言

素清正

李朝隱攝大理丞武三思誣五王斷悟請誅之朝隱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韋巨源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遂更遷長安

治廣清節

天寶初盧奐爲南海太守兼水陸都會物茂壞椎前守盧巨孽彭杲貲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汗吏斂手中人治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盧奐三人而已

雖酌貪泉庸易吾性

爲立受廣州都督前牧守苛畢爲釁貨患故象叛立至不牢案

產衣食求盡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廉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

正直

免仇

蓋勳爲濮陽長史武威太守貪猾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梁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誅正和訪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及問對曰鵠食鷹鳶欲有鷙鷙而殺之何哉鵠乃止正和聞言詣勳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不爲蘇正和也

號爲大人

蘇植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家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不事權貴

嚴彭祖爲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忘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君明臣直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貞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

受賜俾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
役廷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
怨慝並作明府以弱為善庇惡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渾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
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宜用賢才

光武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將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公事有郵驛

袁安為縣功曹奉檄請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申公憲報私恩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冀劍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何忍素餐

樂恢為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責

人有容身難容何必以言取怒恢
數日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非賢不舉

小黄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守道持常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守訓典不易

曹操幼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時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損其體節耶

非佞人枕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

嘗枕文師膝附文師推置之曰猶則之膝非使人之枕

案行文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我求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而回

年少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敦長幼序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敬踏而退

方直之士

見錯曰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遺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功居尊顯之值可謂方直之士矣

直者先禍

楊再思居相十餘年阿匿取容[illegible]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喜[illegible]之畏讓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再思答曰世路孔巇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不萌於心

顏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

氣讜言直

呂元膺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遣問政事所

貲詳讀明日請宰相曰元膺氣讜言直宜留左右崇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社稷無疆之休臣等林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

以直言相

周墀議河湟不合旨罷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矜嚴倖直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

帝思賢直

時朱泚圖解從臣稱慶賈隱林流涕於前曰泚賊已奔群臣大慶宗社稷靈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搶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為忤拜神策統軍及卒帝思其賢直贈尚書左僕射

容直臣

田布入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庵郗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遷造

姦邪譖斥

楊憑字臨賀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際劾憑江西奸贓及憑罪姻友皆懼有素無往候者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晦曰獨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晦今忍遠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獎其直稱之於朝李夷簡遽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以直致禍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曰左丞總司天臺維正人坐

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忌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者乎

憚風節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峩然不羣時類皆憚其風節

清脩爲暢 徐邈常詣東府還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名士有誰 蔡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過郡人境問此郡名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署紙尾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參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季友以語羨之羨之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之拜焉

立身方雅

向玄季樹有裴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顧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嘗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致聊何得作藝時耶玄季曰我與士懸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非欲異物

孝武每宴集咸令在位者於酣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恥以言自達

和士開攬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甥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擠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附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若進與身何異令

少爲身計

蕭尹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慶蔡脫兒多所請託尹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尹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方士知禮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去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

君子之後乎

恥以孝廉爲令史

魏世祖選丁讜爲郎補試恭不就詔問實病差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不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不與易言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易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易交言思易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重樞務待賢才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知微知彰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無呈身御史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嘗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識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今亦未易有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請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容私謝執政道輔懇伏而退後

范鎮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易
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辭樂語不為

鄒浩調潁昌
教授呂公著

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為純仁
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可講說有法

鄭穆為嘉定二王侍講居節下三十年并
事不至就攻之門講說有法可為楷成者必
反覆稱神宗曰如鄭
隱德行宜在王左右

各不為禮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
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
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孛术魯翀時為國子祭
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
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
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凜然

取容

未嘗不苟
合以取容

私語

袁
盎
不受
私語

私謁

申屠嘉不
受私謁

中朝

晉羊祜不
附中朝

修潔

徐處欽者晉稱徐邈曰志高行潔高而不傲

通分有恒

而不介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所易或問曰試

帝時人以爲通自涼州還京師以爲介何也答曰往者崔毛用事貴清素士人皆變易車服而徐公不改故人以爲歸比來奢僭轉相放效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還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恒而徐公有恒也

不可屈之色

庾衮有異行潁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往請受天下之役適遭遇之寇毖形益恭而有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

布衣之戀

孔子建與崔纂交善纂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日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衰冕之志其道乖矣

非耕不食

周樊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不食也

不累主人

晉劉寔清身行無暇玷寘貧每憩止藕水自給不累主人

不執珠玉

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行酒與洪洪不執

不肯乘車

夏賀爲彭城相袁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既至數月更不敢過何毋出見驚自夫人乃密呼入去賀遣市送之閣稱胝疾不肯乘車

步擔告歸

趙孝長平王莽時父爲田禾將軍以父任爲郎告歸嘗白衣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以孝將至灑掃待之孝不告其名長不肯納因閤

日閻田禾將軍子嘗過何時到乎日尋即到矣

不食饋食

閔仲叔世稱節士雖黨見其含菽飲水或遺之食受而不食也

不受報恩金

晉義贊人死羿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人伺義不在懸投義屋上義葺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惡乃以金送縣

不取死鹿

郭文猛獸殺大鹿於文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錢當自賣之所以相告正以不取聞者皆嗟嘆之

不受遺

安宋于寶與翟[illegible]通家遣陽一[illegible]吏曰翟公廉致書訖委船而還陽既無反致力以貸[illegible]之買絹物寄還寶賣本以為惠而反頻之益歎愧焉[illegible]

節義

皇甫無逸父名諱隋將為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遇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須使至果然

臨難不易節

帝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宗許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

孤操自將

李陽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戍謝之詰激擧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家素刃

姚思廉長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圖朋嘗語情事

慨然歎曰姚思廉家素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居凰不
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賚曰景想節義故有是閥
以賢奉宰相
廣德中歲大饑薦獲家百口不自贍藹驚羅
應賢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紞說曰以君才
宜在左右胡不以賢奉宰相取左職復曰贊先
人賢以濟孺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饑且炎乎
士大夫壯
其節
右丞元務爲韓混排管得罪混勢振朝廷
董晉見宰相論元務非罪士大夫壯其節
矜爲寬平
俘大
源乾曜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因柔
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號節雅雖聯署務爲寬平悼
太故辭
歿醇
臣節之光
李源於長慶初將年已八十矣御史中
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圍杆徽
之臣誠死封疆天寶將士罕伏節進弱始與委符組棄職
寡者不爲恥而源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乃就敕臣衛之
光
無愧先烈
太宗崇選條屬同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
文本曰昔陳以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
衮主僑白乃不避也王世充篡群臣表勸進面憲子承
際齊淚不賞謂淨其少子承廉風操特充無愧先烈捧仍

召昇爲晉王友

帝奇其節 太宗將伐高麗蔣儼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納於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

像圖固辭 張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朱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

終始完潔 衛次公善琴方未顯府京兆尹李齊運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整風教 和譽少有風格慕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朝野許其能整風教

雅修飭 王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

言語

杜口 齊有辯士田巴於徂丘稷下罷館毀三皇而訾五霸一日伏千人有魯連子謂巴曰先生之言似梟者惡人也巴乃終身杜口不復敢言

辯哉 子貢曰賜願齊楚合戰賜得以著縞衣白冠陳說利害於其間使二國釋

愚惟勝能之
也予日辯哉　口伐可汗專元璹向文藝奘原攻太原元璹
持節往勞[]以不信咎中國元璹
隨語折責無所屈因諭頡利曰今掠□資劫人口皆入所
部豈若什旗拔封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遂止帝曰公
卩伐可汗加約於　又　或告爲盜叛太宗
何惜金石明公哉　詔商議發江淮甲

一言賢於十萬衆

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爲[]動勝之不武不
勝爲辱登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登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
常侍韋叔諧諭登盜遣智藏入　狄仁傑爲兒時門
侍帝曰魏徵一言賢於十萬衆

俗吏語

人有被害者吏就
詰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　周允元
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同平章

勃奏語指斥

武后宴宰相詔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
武三思劾奏爲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爲過　言

如持水內石

李綱乞骸骨帝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
尚書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殺人然每諫輒止
止爲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凡自循謹無所敢異
俯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

開平章方實參得君裁可否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識
驥異參欲以其弟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閣帝恐日無乃
參追辯爲之耶晉謝具道所以然帝閟參過失
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因辭位
口陳用費
龔仁師遷慶支郎中書口陳務用費數千名太宗懷之
部費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集一部帝青之說

王徽武

王徽武在平盧軍最疆累谷不肯應措往說之而
敬武不迎使者濟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
齊詔至不北面倚伏而敢傳慢公乃未講
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俘然德謝

說王武俊

李拖
豈流
德而斷于武俊反負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謗希忍尋寢
帝號陷攻具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
說長雄指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再讓之恣
也方上恭饕播趙公能自安乎固持武俊謝下文願哉俊
亦威
流

遂言函辯

權德與善辯論李吉肅乘敢用李辭易贊
是將帝切千治事無巨溯悉費守相吉肅
與縣議論不說集拂與至帝前盡
言坐辯德貞從客不敢有所疑重

何以道旦

務有見屑公
者應之於問

日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人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詠管蔡

隱顯微著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竊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獳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君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不諫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上乎

作者苦 居者佚

翟王使至楚楚人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宅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累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三論上下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

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談辭如雲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荀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未足為勞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見為勞

適有所思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言人多過情 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不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勅疏取語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父子俱屈 濟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其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子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勸學不倦將武陵太守綦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令其子若思與談京方抑其言論昌竊聽

之乃歎服日才不可假遂久子俱㴱焉

一座嗟服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更相嗤笑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哂笑紛然於世

詞少理暢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亭擧莫不歎然若春川之泮薄氷秋風之播枯葉也

奉揚仁風 袁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于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廹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柄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天言始中 生公往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持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居穢里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速

忽來忽去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垂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將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心如明

鏡 陶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今勝昔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有爲無爲 武帝嘗問羣臣朕爲有爲無爲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與山人交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善之

勞心勞力 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懌崔光子名劭勗勵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借羽毛 魏佛助盛學盧思道以論胤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逆勢沖天者剪其翅翮

使知寒暑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士大夫求言 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遊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牛炙吹笛 王令市與呂惠卿論

新淦平父吹笛于内公論之日請學士族鄭楚平父即應日願相公遠使人惠鄉深衔之

全大國之體

元明善嘗副一㠶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家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日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日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麈談

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每執玉柄麈尾而與手同色

語蟬聯

王蘊為會稽内史時王悦來拜墓蘊子恭省之留十餘月方還蘊問其故恭日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

諫諍

樓船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日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斷鞅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乃拔佩刀斷車鞅光武不從潁川兵起乃廻駕帝日恨不用郭憲言

引裾

文帝欲徙冀州士人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起入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日辛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日今徙既失人心又無

以食也帝遂徒其半

軔乘輿

申屠剛諫帝出遊不從以頭軔乘輿乃止

臺鐘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曰既築臺又約民為鐘民必哀以哀為樂非君民礼

諫愛槐

齊景公有愛槐令使守者曰犯者刑傷者死晏子諫曰君享國德未及於衆而刑辟加危國是不可以蒞國安民也遂罷守

彘入廁

漢郅都景帝時為中郎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堂從幸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遣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寧獨一賈姬乎雖陛下自輕奈宗廟何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大喜賜金百斤上亦賜百斤

不足動心

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有諸衛而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于而武王得之遂趨出莊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寡人之心至死出令曰能入諫者吾以為兄弟也

自刖

鬻拳彊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

不忠納君於吾言懼君
非臣佚但美其忠愛也

盡大臣節

李晟在鳳翔嘗曰魏徵
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
貢忠臣也我誠恭焉行軍司馬李淑度日彼搢紳儒事公
勳德何希是哉晟日君台辭晟幸得備將相有容身不言
豈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爾叔　鄭尊以文
度大慙故晟舜進對蹇謗盡大臣節不郎國事蔭槊諫議
大夫穆宗立不卿國事單與崔歐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
宜側身勤政而內䟽宴婧外盤游殿令吐恭在邊假今緩
忌臣下不知陛下所在不敢專乎齊不懐顯宰相蕭俛日
是何人僥曰諫官也帝意辭因詔選日陷下殊不欸欸後
有爲我言者當見輿延英將

身危

帝競於央事輦臣畏伏
闕中奏久履至是士相慶、異兢慮痛果而不及精
乃上疏日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
祿不敢避身危之禍自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著頓少是鶴巢
覆而鳳不至理之然旭臣恐天下胃顯士以遼言爲
戒撓直就曲蘇方爲列倫合苟容不復納君於道矣

諫幸

東都

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
都本請巡幸自鄭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地

弗治假歲月一新然後可行奢孝無備有司丑得罪帝不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因止行

諫視朝不時

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官恣放大臣不得進見高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奢顏羅人皆危之

額叩龍墀

劉棲楚為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嘗晏數遊畋失德棲楚諫曰前君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禍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謗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滿面李逢吉傳詔曰毋叩頭待詔棲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棲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濟附所廷諍者在耶以諫議大夫召之

寵藏否

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令事必往復難詰究敷否劉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殺懸絕對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强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解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下惴惴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折其議哉

以忠良為腹

心武宗喜畋遊他日問憲宗皇后郭氏起居從容問曰
何可謂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可用用之有不
可宮以詔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
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畋幸
稀小兒武朴等　帝縱弛日晏坐朝裴度諫曰陛
不復橫賜矣　日晏坐朝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之人知
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聞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
壅對夫顧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
家法春夏蠶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
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
廷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論訛驪鮮白居易對殿中論
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執覆驗帝未翰聽
又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板擢乃
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路故羣臣敢論得
失若熟之是猶其口使自爲諱非所敬宗初李
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復待之如初冲逸好畋程同乎章
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實矣人曰先王以儉德化
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與作順情所費奉園陵帝嘉納

以死請

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陳京擢右補闕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illegible]共劾杞韓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好賊堅掌復與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勿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忠言不開

穆宗即立逸遊無度榜屢辨上議曰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明至借人齊出無所咨詢諫臣至廷忠言下聞臣實盡之蓋主思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稍弱須遂隨一日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而臣太卑故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處危之心則異敢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衛山南衣趙卸徼亦上書指言嘗假俊在淵驄瞭鐵度內作邑荒外作翁荒弁領忍万奮詔宰用尚是貿天子謝諫然不能用机用

休社稷計

韓休峭鯁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巳而疏稱王曾引經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然不逐去之帝曰吾貌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矣

折檻

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是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脩檻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拂心

哀帝時杜欽諫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漬長爲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

五失

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今王安不慮危號于酒色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陛天下務如清風令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不聞大王駭救之令其失三也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也闕舍忍日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予則愁不隔孤之過也

開說

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非破家爲國

殺身成君者譴孔穎色解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

屏几改容張驟總羣寮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直

參軍背獄進日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即令不行実致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日殺貴生吾不罰過矣

讜言可嘉

太祖親事東閤時甚暑坐乂汗濺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濟擢者時參軍宋思顏進日主公躬行節儉書衣皆濟擢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孫也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上喜命賜之常以彰其直復諭之月汝在前朝頗有善書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因日逝行虎爲吾上上餽遣人備獲之令豢養民開日飼之以犬無益矣上遂欣然郎命取二虎一熊皆發之分其內賜百官

輿櫬受箭

二年巳酉詔孔子惟闕里春秋律莫天下不必通疏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巳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讎章詔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祀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日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容遂復孟子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前瘡一日詔講虞書陛立而講或斜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庤正色日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瑕不爲倨嘗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於鎮紙諷諫耿通旨待罪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飲即命撤圖清南人也以鄉薦任都給事中後事成祖一日成祖覽奏廣鎮紙金斷欲側將陞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日幾危哉道曰古人安不怠危況敢忽覲其陛上顧侍臣日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寺卿

遊覽

行國聊以行國謂出遊於國中而寫其憂者也遡洄謂逆流而上也遡洄從之遡遊遡遊從之順流而下也御六氣遊無窮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也曼衍卽游衍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遊逍遙墟乘氣以遊逍遙之墟不繫舟遨遊汎汎若不繫之舟

逍遙相羊　皆遊也聊逍遙以相羊　浮遊　卽浪游也聊浮游以逍遙　容與　遊戲貌遵赤水而容

與　遊瑤圃　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吾與重華遊瑤之圃　汎濫游　汎濫無止極也涉青雲以汎濫

遊兮　水中鳧　汜汜若水中鳧羣嬉遊也　騰駕步遊　駕馬騰馳以行遊也　衣冠出遊　衣冠

所出遊也　遊陟　謂遊山登高也　風舉雲搖浮游博覽　言遊覽如風雲之搖舉也　揚節

上浮　謂舉旌飾而上遊於虛空也　儵作　行游貌　淪神域　謂游於神明之域也　鳥舉無

躍　狀遠遊之意也　宣遊　宣偏也將北變而宣遊　貞觀　以遊觀爲樂也註貞作正　水宿　卽舟中宿

也水宿濟及兮　周覽　卽徧觀也　閒遊子　輕薄閒遊子　良遊　勝遊也念昔良遊思　極覽　勝目

有極覽　游子吟　謂遊歌唱也詩爲游子吟　玄覽　玄通也謂周覽萬物　游原　遊遊于原野也遊原探

灌蕭　佳遨　宛洛遊遊　佳　美遨遊　好遊也公子不世事旦夕美遊遊　流右　郎遠遊也　游圖

謂遊人之迹也塵遊躅於蕙路也 經丘 謂經行於丘中乃遊行也 遊釣 且遊釣以自娛 比翼遊 言與

人同遊也鴻鵠比翼游萃飛戲太清 怡衍 衍遊也束髮好怡衍 冥遊 即幽尋也 奇託 即游遊也默往

奇託 結覽 夕結覽于姑穢 薄遊 謂少玩也滄池聊薄遊 歷覽 即偏覩也皇朝愛歷覽 清豫

清游也朝夕承清齊 抗魄蕩靈 言遊觀之極也棲抗其黿鼉搖蕩其靈奕 遊騁 遊昕平陽 八極

神遊八極之表 飛步 登高之步也飛步陵絕頂 事幽 浮遊四方也脫身事幽討 臨眺 乘開喜寥眺

仙豫 即遊仙境也仙際覽玄規 物外遊 紫府與玄洲誰來物外遊 結遐心 晏遊也方外結遐心

流覽 披軒肆流覽 芳遊 從此事芳遊 搜奇竦望 言觀遊也竦望成山北搜奇大壑東 遊

無何 莊子遊無何有之鄉 踏浪遊 舞踏清浪遊 盤遊 悵遊是好 寓月 遐軼而觀 縱觀

逸遊是娛 陵危 不驚遠不良免泵山澗江門出如一謗奇勢秀甚不相讓徧行天下雖是得之 鷂 八駁

穆王肆意遠遊命書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蟻主車則造父為御𧾞𧾞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一日行萬里

闚九嶷

太史公有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十一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涉天庭

匡廬衆嶺中鶴三巔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還觀前逃五湖北望九江來西肆目若涉天庭焉

未見益州

李國與弟書月蜀今年兀十有七鬚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巖而去廚觀天下衡未見益州耳昔覽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高陽池

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攬

離思

然光仲遷共遊陸羅特恭和景妍遂謂光日宍其花樹報人離思

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塵土腸胃

鄒說數月山行審閒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診臨水久之乃去

數文析理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費百金

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看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談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

伯夷何遠

謝安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

意氣爾遠

許掾嘗著穀皮巾被衲不務遊山澤徹流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閒意氣彌遠遊者皆謂神人

爽人心目

半元居山常戶山峰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即謂客曰此翠屏宜驍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

峻極中院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樂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

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其頂兒七十門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後王楠道學士與其孫之靜遊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句云瀾紅一點出浮滬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同遊

山水漫遊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才景純廢圖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儕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閒胡相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丘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兒近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匯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園亭之勝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檢列置左右蒼然覽歲盤桓於冶城靜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渾亭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酬詩語亦奇而先生亦頗然醉矣

召故人出遊

柳渾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酬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

遨遊林壑

盧鈞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懷望數移病不視事遨遊林野累日一還

登葛憤山

王訪既廢登葛憤山嶽圭慨然長思谷劍南書

再生

大日蘇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梁國女子 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於人已受禮未幾而夫戍長安經年不還女家更以適他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及前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夫訴於官爭之王導義曰此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

干寶婢 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妒及瑩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牀年少不審後十餘年母發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堂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鄉語撫中不覺詳考之悉驗後嫁之生子

巳殯而蘇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歲死巳殯三十日而蘇

復生歲餘 光啓元年隱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紫素元君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是嵩山書生[illegible]謙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怠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同生乃寂

許飛瓊

許澶暴卒三日復生問其故乃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

非熊再生

顧况年七十喪一子悲傷不已用作詩哭之云老人喪愛子日夜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稍覺不離其家見父悲傷自誓當再爲顧家子已而再生年才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爾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拗沙撲人

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斂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擲沙以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推聲喧祟良久暫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厨中少頃郎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覗棺已閉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久殷渴甚即入厨中飲訖姓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皆呼爲吳還覓

停詔免所死

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翃勤幹律識有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諭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衍聯飛表上聞許遂獲免

信讒

竇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最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大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斬左右手乎

爲辨謗略

竇參數薦唐次及參敗出炎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皋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皋罷之次身在遠方久卻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推讒毀被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寤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王方我貶夔州刺史

不以讒害良士

尉遲恭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叛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悍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秦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臥內曰大夫以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下令求謗

崔善爲遷左丞以清節稱於世諸曹吏惡之故其短而傴物曰嗣加豹興封侯欲擠羅所任惜

問魏刃日前者未奸臾諛僻律男用而高緯問不家正直
至滅其家狀有不德幸免是因下令求謗者謗乃止正
爲佞人憎時有告皇甫無逸通厲銳者會無逸與行畧
龍溫彥博僕射費璉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璉罪有詔劉世
遷日比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顯璉及還帝勞無令
日比多謗毀但以正直爲僞人憎宵無遂頓首謝勿天下
謂致者害二十三年帝疾甚習月與路遂貢日我有天之
不願知武后皆長孫無忌少也在輔政有令諫者欲知之
幸也諸者仁后請日陛下以日過臣前有詔害臣巳
乃不屬知偉衛不承陛下爲文昌左相孝昭之祖之
況姊娛乎后乃武貞與爲太子少保承嗣且文德有
后日吾在昭後而獲安枚是代我勞弄承知也之
天復和帝容語韓復门陛贊裝晨我忠於所保白晨陸
宰相安有他庸諸日外言晨不喜我我位僅日執爲下
言此日世亂令孤謀僕日設晨知是是亦不足貴陛下反
正晨棄不卯謀兇同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貴其不死輿財

可以爲不書乃讒言也帝乃悟

造爲醜辭

鄭絪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懼之權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延英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閒陛下者帝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相忌造爲醜辭以惑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

三言成虎

魏龐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于市讒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三至投杼

秦王使甘茂伐宜陽甘茂曰昔者曾參之處費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三人也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

蔡人不之聽也

下石彎弓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共之不已公有謝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

詐偽

專以險偽罔上　裴延齡鄙下附上騁譎佞其進對皆佹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是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言延齡專以險偽罔上帝怒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

披香殿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彫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責營乃詭云煬帝邪

攝提入太微　神龍元年人畢中宗召起庭禰同所以欲之者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垣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錦衣一副綵六十段

處多詐　安祿山陷東都宗室巨長肩南節度使部兼御史大夫巨

奏方艱難時賊多詐有如陛下羣臣何以取信乃析撲投之

詐爲可喜事

突厥圍帝雁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逢首振辯給面日夜悲泣不捧甲卧必藉草帝以爲忠息屬信之

多詐

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輙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

詐忠

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未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悲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遺將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積薪自焚

郎餘令從幽州錄事參軍有爲詐屠者積薪自焚長安裴[illegible]率自屬將觀焉餘令日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衆教護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聽訊廉按之果得其奸

鐵胎銀

慕容彥超爲人多詐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言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

其之附室使數十餘人皆衣為之皆鐵為本而外包以銀裝飾服飾及其被圖也乃敵其寶藏者曰吾有銀數千錢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

詐言沮見

子圍見孔子於緣貽願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于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詭計沮相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詐言圖書

翟璜湛衛中將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蘭自恃能尚前忠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懿說未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進懿怪而問之答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故悽愴君之禍耳懿遂稱病不試由是蘭對第一拜尚書

湯滌雪

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

瑩文慙求書居瑩頂一吏曰丈人一言如湯流羨昇天吾瑩答言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慙處對賓客謂瑩曰湯定天吾可流雪慙面洞赤慙後往超宗處設精白瓷美鮭饌慙何那得佳味超宗誑言義興始見餉又陽驚曰人人皇應不得耶慙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嗟

內多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敗恭恭蘇蘇飯參衆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撮一蝨吏或縱一孤貧後漏者皆稱其美

偽造書 牛弘求遺書劉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陰賊好諛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金採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諂佞

五色雲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

冒恩大救

巧媚自固 帝以天下晏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皇甫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

請視便液 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溲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則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願令公速愈 成敬奇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嬾自效不復接遇

指野鳥爲鸞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

不覺奸邪 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顧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辨其奸邪 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于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

下患及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輩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骨棄溝中矣

代禱疾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祠以求福消災閻朝隱詣少室山親擬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遂加賞賚其語依類如此

時相放生

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放一一雀鴿叩首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

朱萬拜

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覆啓時人謂之朱萬拜

讎怨

飲酣怨言

劉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思居文靜上靜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裴寂

使怨歸上

楊炎惡嚴郢異己陰諷御史張著劾

尋擅發民處暴傲怨聲上聞兼御史中丞盧宿嫌帝在東
桓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逐炎崖州宮寵幸
林甫數構諸勢危甚及即位怒之欲構林甫之塚
焚其骨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以不廣挾私怨
李德裕選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儒僧儒罷之以罪事付其
副張贊即驛去淮南府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
驚用其牟僧儒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昔屍殺
奏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以沮傷僧儒飯客不召未頭射
過于閣鄉謁闕鄉尉李達不為權方飯僧客不召殺夜鼓
頭而遣羅彭城令過并州人謁殺殺方大宴賓客召遂王
戒客勿起讓之曰吾昔居旅閔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
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斷不得去左右引出悖而瘏臥
館數初葬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
月很於自用甚贈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相挺周言挺舉
于自用非宰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素
相器遂止穆憾于兄無行狀父喪逐后遷外及后貴並
未嘗以為言後安業與李孝嘗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
獲罪無赦然向遇妾以不慈陛下所知今論如法人必謂

妾釋憾于兄無乃爲　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儁

忌張鎰剛直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之杞郎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推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臥薪嘗膽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飲食必嘗膽

漆身吞炭

豫讓報讐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乞于市欲刺襄子

報三世讐

張良三世相韓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讐得力士爲鐵椎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軍

刖足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眉爲魏將軍伐韓韓請救于齊齊以出忌爲將面孫子爲師孫子度涓行至馬陵暮伏兵發之魏軍大亂屬涓自刎

喜殺俊臣

來俊臣棄市特人無不抉俊臣仇家爭哭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服斜面披腹騰踏虎泥士民嘗相賀于路曰今久假者始賜席矣

鞭尸

楚平王有大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譖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伍奢及其長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吳闔閭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子胥乃掘平王墓鞭平王尸三百下

復讐

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欲遂困□乃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

不葬報讐

蘇不韋父謙為督郵拔美陽令李暠輸左校暠後為司隸刑誅至死不韋乃穿地達暠如廁遂殺其妻子暠乃以版籍堆不韋知有備乃掘暠父墓斷頭祭父標之于市暠不敢言退位掩案捕不韋不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員也

毀父讎

申咸發薛宣不孝宣子辭況賕客楊明遮斫咸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鬭論當棄市朝廷以為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宜與疾人同罪竟減死

讎家不殺

趙喜見為人所殺無子喜乃結客往復讐適讐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人非仁也遂不殺而還後讐家病愈自縛請喜喜不免竟殺之

請償毋怨

李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

誠摘發後志誠被逐徵義奏請厥其心僨手殺讎人萬宗母怨不許義又欲殺之官屬吾無乃免肆睦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所殺時師舉幼母陝嫁營家不款發師舉長爲人傭蹟書以之手殺讐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束身歸罪下邽人徐君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其父讎束身歸罪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証冒職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又何旌焉級私庸兵張琇父審素爲嵩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詆其亂號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役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署章奏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奏審素實反

萬之琇與兄瑝尚幼從嶺南人之逃匿時姓更名書瑱瑝琇二人夜殺萬頃于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且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擒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僉稱其孝烈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九齡日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讐殺遂無已時願歸死有司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而君操嬰孤讐家無所懼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日父死凶手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上狀以聞帝為貸死

奢侈

相誇尚

天福八年秋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

各有差帝亦賜延賞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是時
天下旱蝗民饑死者歲數十萬而君臣窮奢極侈以相誇
尚　如必費萬錢趙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以屬
此　　　　　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耳其不及乃占
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加市租嘆惰琴後劾王實
晉之物半入其私邸一飲食必費萬錢　　　　院奢欲
殺進日峻宇雕牆啟辛以亡土堦茅茨唐堯以昌阿房興
而秦禍速露臺罷而漢祚永後王奢侈是矜死一夫之手
何能保哉苦言嘉謀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
王重其言　　　　與初衰怨已恐其更啓遊娛後弊之
綃言于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
可紀每宮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賓昭聖德田
是左授陵　　　　玄宗每年幸華清宮楊銛楊錡韓虢
州刺史　百花煥發秦三夫人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弄
一邑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床畔香童王元寶
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好賓客
務於侈器玩服用僭于王者四方之士盡歸仰焉常於寢
帳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

料玉閣體孫各薦集中數男從戲外且食嘢山畫
石虎鄴藏臺射于貝臘下陛臺無擎石城走犬長洲招
武帝起招仙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瓮
訓閣增為翡懸黎火齊為林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叢
光緒灑龍錯蓮相結有走龍綵雲鳳錦鵲鴻　羕
錯階上燒至蘇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苑囿之樂洋
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
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
消其諸宮觀相連延亙數十里有果異樹瑰　幕
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容弋鈞其中　窮盡雕麗帝
為董賢起大第于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
華鶴山靈水怪或衣以錦鏤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
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著
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互相誇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
競鼓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
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宇遠致

丹自名馬又廣開園圃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流香渠

靈帝起裸遊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為流香渠

塵蔽星月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谷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于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千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日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示奢侈

甘寧以錦維舟割棄之以示侈

步障珊瑚

石崇與王愷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示崇崇擊碎之命取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耀目愷悵然自失

肉擡屏風

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

賓客設酒則不設臺榨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拌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川谷成錦繡

楊貴妃得寵凡飾鋪圖鬼諸嬪五家第合聯亘治絲繡琢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常幸華清宮五家車騎別為一隊合屏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珍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鳥羽擇米

韋陟逍遙公性奢從侍見列左右常數十劣治餅羞以鳥羽擇米每食厨中所棄猶不減萬錢以五乘殷為書使侍婢裁答授意而已

一食萬錢

晉王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

十字蒸餅

何曾奢豪厨膳過于王者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玉釵妖物

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七月俸金耳豈于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笞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

有出飲之食頃而終爲出溷竟不知其由

賈　厠有帳褥

劉寔以貧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紋帳裀褥之麗內婢持香囊寔退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厠耳

韭萍虀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常以此爲恨

奢儉不同

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無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不幸亦爲可戒也

何孟之美

徐湛之産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于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居家富侈

孫德建類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鐘妓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

綵爲大勢于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中國神仙以表月起
寮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朝貢者多詣揚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于
端門街衣錦繡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敎百官及百姓列坐
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
酒食遲然□就坐醉飽莫不嗟嘆謂中國爲神仙 清

夜遊街

煬帝築西苑周一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
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
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
綵爲花葉綴于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
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
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
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羃籬車

隋文帝子秦
王俊盛脩宮
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
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粱柱棣棟之間周以明鏡
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舞
與賓客伎女弦歌于上

罷水遞

李德裕事
辯水類

駕霄亭

張功
甫是

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衆賓既集坐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否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簪紫花則衣鵝黃簪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樣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銷金帳

陶穀學士有妾本党太尉進家難一日雪穀取雪水煎團茶顧妾日党家有此景否日彼麄人安識此景但能于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穀大慙

醉輿

申王每醉使宮伎將錦綵結一兜子檯舁寢室號日醉輿

獸炭

王琇性豪侈費用舞復齊限以屑炭作獸形洛下豪貴競效之

施蜀錦

石虎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推傳山水禽或用紫綾小明絞

宅舍諸王莫及

明帝時阮佃夫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

金玉鏤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設珍羞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饌以侍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文栢堂

河間王琛

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鑵以金五色績為纙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瑣環造迎風館于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埦瑠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皆自西域而來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矜率

天子大臣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倨傲不遜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獨步天下 戴叔鸞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多智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百人高會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嘗大會伏與坐遂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為人作父

定何如

不後子房

張賓謂其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從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

劣猶虎豹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歸阿士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照耀天下

王融請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于扶桑入于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生應皆此族

舉袂不前

張融還卿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王儉不得巳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無二王法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狂不可及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好自誇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

哉至于邁遠何爲者乎

卿當獨秀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歌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嗤鄙文學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謂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旣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飲狂水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足敵一萬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不易齊景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人瑞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閒氣布衣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

滑稽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之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薺以薑棗荐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以馬屬大官

折字相嘲

張奉使吳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

以姓爲戲

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頭足爲馬蘢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謀之才答曰卿姓在亾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以名相詭

劉欲嘲王數云汝何敗見書觀曰貴汝直甚分文錢汝早朝工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波般答曰爽食原頭鬟見君

姓名詩

元祐閒士

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過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土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以姓名戲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是聵攀龍豈是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菩二心

以名字謔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化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子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蔡襄無口豈成蘘閣君謔亞又曰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然亦有深意存焉

以論語戲

齋侯樓辨敘撓嘗與傍素並馬路傍有挽樹頭頸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愧予懸樹枝即活素罰其詼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烹雕鷄戲

有一士人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鷄久畜士人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謔予當不敢惜士人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根

大那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睢伏攻生卵卵生子
垂黍無身人食蓄畜又食人窮究何巳若要解除業障冬
先斜去本根大泉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
運善慶慧乃割去心腸肝矇嘰香水源源化爲霖鏡易滚
淡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人佛牙深處去化生欲國
極樂主借笑曰鷄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術酒盡憾而能
手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
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巳半截入土猶爭
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巳門神解之
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

韓夏酒令

韓雍與夏塤飲各出酒令韓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云二句
證之韓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來字有五人旁列
兩小人中有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
有人後一令亦足爲害許者之戒也一座絕倒
葉文莊云吳下一舉子書作詩自揭縣壁間一日會客乃
兄于衆人前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
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登之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

不孤一座為之絕倒撫几飛揚高談雄辯已絕響矣作者羣生豈不失三百篇之教與將之何必認唐人為骨肉哉

豪俠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牀不通名姓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四豪 周棨列閩公子戰國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為遊俠以取重諸侯掊脫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此

元龍豪氣 陳登字元龍有威名許汜與劉備并在荊州牧劉表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

張相慷慨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逆旅有羣盜飲食于舍居人驚走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于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輩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大飲啗若虎狼盜愕然曰宰相器也不拘小節如此

傲慢

執幣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必滅敖其先君神決不福也

獻俘 原叔獻俘于王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取禍 若成叔傲寧子曰收禍之道

怠位 滕成公來會葬甚哀多涕子服惠伯曰怠于其偏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

棄命 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

受脤 成肅公將伐秦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民有禮義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今成子惰其不反乎

負氣鞅鞅 韓思彥爲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大于不蹈舞負氣鞅鞅

視輩行傲然 顏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旣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

恌輕忤物 崔信明蹇亢以聞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亦驁倨數恌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褊躁傲

延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親詣其家杜甫見之或有不冠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亦銜之

奏仁傑不遜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狄仁傑非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行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縋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貪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王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不撤扇

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撤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誰黑黑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焉

倨見權貴

韋方質爲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詭肅答曰吉凶命抱丈夫豈能折節近貴以苟免耶

襄陽兒

杜易簡爲殿中侍御史嘗道過吏部侍郎李敬元不避敬元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元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元罪邀

元日襄陽見經濟乃爾

以大自負 李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大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為人少持重故為時所沮

卿自難記 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書劉沈謝暗中摸着亦可識也

聖賢不過五人 殷芸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矣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不遙屈如此

狂態 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詫曰今日獵樂乎世長曰陛下察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

不與語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白日欲寢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不對殘客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諸樹者獄鞫指不前日
訪逸聞事
觀孝舉枚氣貢者多
吾不能對何敢咨戮答所凌忽舞朝集會聞
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孫于荆爲驃騎參與石
初至不拜
呼窮卒訪遺途間事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
氣又必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中書舍人登當
移牀遠客
而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問赴並管要敬
以張數同省名家欲省之赶以微君不相容接不如勿往
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數先設二牀去壁
三四尺二客就坐數呼左右日
高談盡日
孔林源岢宗人
移我牀遠客起辭矣色而去少府孔登宅花
雲命駕到少府登備水陸之品進雲駐箭命休源及至翁
取其常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
須高談盡日同載謝藹嘗與劉倰飲推讓者久
還家登牀以爲恨
流湎千日
之倰日謝莊兒不可云不能
飲務曰苟得其人自可
流湎千日倰慙不能言

劇孟博徒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當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坐事散儒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胡人稱神　刺史毛奕表索勱為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淩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動轉不得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歷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胄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

賢人勤轉不得行路開車從小人輒言不可才氣相推譽寶
閉罷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裔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鑒留飛梁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
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謂月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
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
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
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
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佐君者必垂可大之餘風
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想其為人況州士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
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有天命劉豫次山陽
不並為臣行乎當時賞其風期後進闇何繫忌敗
續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惡眾咸難之豫曰若有天命風當
自息若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為怪耶即命登舟舟移而
風自息高恭之舞謂人曰人生屬心立行貴于見
厲心立行知當使夕脫手裘鄭祖珠玉若將不我知

便須退跡江
海自求其志
望人拜
恭容儀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其
祈偕儀擬被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
拜豈能
拜人
自全之伎
植槊刷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翻
曰曹操[illegible]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
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
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自負才氣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
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
儉宴于樂游乃着虎皮靴執桃
枝杖直造其坐儉與語大悅
取富貴
周文育少時父使
人寫蔡邕勸學及
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
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作老博士
高昂龍準豹頸姿
體雄異少不尊師
教專事驅馳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
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
昂藏敖曹故
以名字之
勉子誠孝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
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
豈能艾灶灸頻瓜蒂獻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
將慶途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
我得被殺爾當富貴
惟誠與孝爾具勉之
爲國滅賊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舉
鼓其鎧踴躍用兵羔衆豹

飾孔武有力拾眷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圖識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貿其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聲華溢都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上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

聲華溢都

任達

何貪須臾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 學

黃老術

楊王孫名貴者孝武王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上 顧得美

酒鄭泉傳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餚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自然高邁

阮闕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適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名通達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土木形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滄海橫流

王尼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口授墓志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弱道昧希夷事總可否雖須德高風有領先精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日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于其閒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處死

如歸茫茫大夜何折是非言終而罷

僕射不勝樂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千懷惟飲酒自娛時議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諭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引申解頤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曰吾非好此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污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笑語歡然

袁粲在仕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速營糟丘

陳暄事詳酒頌

車輪括頸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匝門蓋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耶消難拜謝請去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豪取輪括消難頸又索指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

笑而從之乃帶脫邪卻脫界僧易有齊不居坐
華論更留一宿解衣撐識卧常在一小屋果解之易舊
疊之架上賓至下而共象士無賢愚皆領接斜客或解承
傳戯且與鬪談未甞內省自云昔耆人內關爲犬所吠言
畢毓撫斗酒學士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
掌大笑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
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司空圖預爲壽嚴故人
日給一斗號斗酒學士幽顯一致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
酌人或難之圖日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遣歲時村社
會集圖必造之與野寫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
老同席曾無傲邑栖酒自娛以杯酒自樂身朝士寘集
雖不召亦甞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即子聽
賦詩詩成起舞將人愛其後逸謫之三絕可爲一笑在儋
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覩天水無際以然傷
之日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
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
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

見其類出游日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彷彿仙厲
之間有方執八逢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旁若無人公
瓌諸人遨趙子國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
酬子幽巖帽以酒肴髮冥歸歌傳畢秀若驚人暮春入西
冷椋孤山巔棹茂樹閣梢林蘆最閒虛歷目絕斗日此是
峽谷子蕺北花得意筆推鄰舟數十曾驚歎以爲真謫仙
人

對月獨飲

慎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微遠顧予敢
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　河陽釋法常
不問予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遁世界

性英爽尤嗜
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遊世界
爛熳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
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
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于飛蟯都則又乘騰浩森而不悲
覺

死無所繫

裘令歸將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非
倦　松雲嶺未成歆碧池繪魚尾未長庚書未興
倉爲可
根耳

賢才

並受其福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註渫不停污也井清潔而不食為心之惻但也猶才足以濟用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賢才見用而上下並受其福

井甃 井甃無咎註砌累也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其事不至于廢可也

井洌寒泉 謂居尊位而其才其德盡善盡美其象如此洌甘潔也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

君子豹變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閒有食 輪人之有才業者也

藏器待時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三德六德 謂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為大夫也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為諸侯也

有猷有為 有謀慮有施為有操守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俊民 民之俊拔俊民用章

三宅三俊 三宅謂居常伯常仕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德者克用三宅三俊

俁俁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百夫

惟此奄息百夫之特惟此仲行百夫之防惟此鍼虎百夫之禦髦士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白駒皎皎白駒
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世濟其美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謂八元八愷
天地之紀善人天地之紀也而君絕之不以何待秀士選士俊士造士命論秀
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徵于鄉升于學者不徵于司徒曰造士
士升于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造進士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席珍待聘儒者講學于撫聞以待用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登天府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以登于天府天府掌寶器登之者所
以寶之也眞人猶聖人也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輇才掄量發見之士也修能紹遠之能謂長才也
內美天賦美質也謂內含天地之美氣也前修前代修德之人也謇吾法夫前修博謇廣博而忠
直也姱節姱美之節也昂昂若千里駒才絕殊也直贏謂理眞而才有餘者國士

國家之奇士也茂士善也廣延茂士天士知天道者扳擢天士人豪人之豪傑也脩正脩身
正行者求脩正之士精白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醇謹醇厚也柔毅和柔而洸毅也柔毅敦厚峭
直峭峻也為峭直刻深人激卬激厲而抗揚也不自激卬傲儻瑰瑋猶非常也踔絕高遠
也非有踔絕之能骨鯁朝無骨鯁之臣茂材即秀才也德器德器自渦國器言其器用重大
可旋于圓敢者方聞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延天下方聞之士領聞領令也領聞即令名也君子識
終領不覊謂才識高遠不可覊係也感槩謂感意氣而立節槩者也不佞自謙不才也姿
閒悅之材謂不勝棟梁之任脫穎言露其才華如錐鋒脫上突然而出犖然超絕也高第
謂才優而品第高也獨行言守正而不阿附于人也有道家謂有道之士也博聞強識博聞
強識而讓謂之君子貞士皆國之貞士道業士道謂所蹈履業謂所肄習服勤道業之士人門

人才門第也自謂人門不僾大雅謂人有大雅之才者以此稱之大雅安然國華為國之節光華也
概志節樸槃之士也俗有節槃之風達人大觀過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于己德人有德
之人也德人無累淑明稱人之賢也如何淑明髦俊才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秀丘園
之秀因時側揚先哲高衢步先哲之高衢選士百金良士直百金言其才重也百夫雄
生為百夫雄言勇也青雲器喻其才之高大也鴻軒鳳舉喻人之高才軒飛也周才偏
智從俗為周才索括為偏智人以出任為鳳才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鋒穎謂人才德之鋒芒也崇浮
鋒頑瑤珉喻君子才德之美也英發喻賢良也腹背羽謙己之不才如腹背之弱毳也排虛
翮喻人之才能如沖天六翮之勁羽也挽彼排蜚翮鶖鸞姿自謙不才也鶖以鶖鸞姿服虎文
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言人之非才如羊質而服虎皮之文燕翼而假鳳鳳之翱翔也俠烈謂有求用之人

也俠烈良有關瓊樹枝指美德之人也履一見顯色不異瓊樹枝英奇謂賢才也秉輪英奇于从西

喻人之才能也輔車翮運在輪飛背質六翮秘寶茂器皆言人之賢才也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虞器

名敎謂士君子華也行能德行才能也君子林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握靈珠抱

荊玉喻人懷美才也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儁俗謂俗中之儁上也雄節

高氣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奇蹤逸軌奇異英雄之蹤超絕之軌也名傑海內之名傑也英

偉天才英偉特秀謂英才超古邁今也珪璋特秀通人謂博古通今之人也前識謂達人也身

負日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言賢者有風雲之智日月之明也斧藻珪璋言人之賢也斧藻仁

義珪璋今範白虹良寶紫電雄鋒喻人之賢才如此之雄壯也南金東箭喻人

之賢才也質映南金材逾東箭夌霜質言人之淸介也才華士文人也風舉雲停言賢

者共殊風槩執節雲停竹箭才有才稱竹箭六郡雄才六郡皆長家之子也植根芳

苑標秀清流喻賢才之超出衆也翔雲才才逸翔雲架學飛才架學區外飛才甸外

搏風翮擊水鬐喻高才也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鬐逐迷遠大才彥南宮才彥溢虎

賢龍輝稱人之賢也虎賁山嘯龍輝淵躍綻章挺秀稱人之賢也謂聚其文章標其奇秀擊

彥黎民之彥也芬藻香芬華藻喻人之才華也廣芬藻之不彰碧玉神樹紫石靈根

捐賢才之身也凋碧玉之神樹錯紫石之靈根傷賢人死亡也龍光喻賢人光采也惆勞二三賢身遠屈龍光

時哲時賢也唯然觀時哲芳風賢人之風也芳風被辯蓋玄哲至道之人也仰想玄哲秀達

清秀而通達也稽子秀達經國才才能經國絕出才高邁也華之業絕出金時彥當時之美士也

有美光時彥蘭蕙擧人情懷之美也嶽秀泉澄擧人之清才俊行也通賢通達之賢西

國上客東觀高才 皆言文才之士 青雲士 謂高才顯貴者也李頎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麟角鳳觜 喻賢才也麟角鳳觜世莫識焉 國寶 賢才乃國之寶也國賢而貴無雙傑 拔天才 拔蓋也傀之拔天才

滄海珠 喻人之賢才也謂賢而不用可謂滄海遺珠矣 赤驥 驗才之俊也放情知赤驥

寒山桂 喻才之清也明飄寒山桂 白雪才 高才擅白雪 通方士 選士之通方謂之達士也

君子器 人有士君子之器 識時傑 識時務者為俊傑 器識 士之致遠者先器識而後文藝

英峙俊邁 譽人之晉才也 水鏡才 諸葛樂成管輅曰君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 十倍才 蜀主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

屈宋才 屈原宋玉也先生有才過屈宋 國瑞 劉晏八歲能獻頌張說曰此國之瑞也

藍田玉 諸葛恪少有重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

鄉試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賓與 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與之 三年大比 鄉大夫以考其德行道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 鄉貢 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 與計偕 詔吏民有明當世務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詢鄉譽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素詢鄉曲之譽 觀國賓 前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鄉賦黍嘉賓 驛騶開道路騶騶陳風塵侯伯如何算丈章實致身芸香令已逼合衰更誰親學詩猶孺子鄉賦黍嘉賓 棘祿 元和中舉進士有司鉤金背切列棘祿闈席坐廡下 鶚薦 孔融薦禰衙號云薦烏累百不如一鶚 勸駕于郡 高祖詔天下有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爲之駕

會試

闈省 進士試于禮部者世俗稱爲闈省 春官 春官騶討論 鵠立袍 鸞君聞此應蠅蜂門外白袍加鵠立 鶯遷榜 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 南宮第四 驚天動地震文景只得南宮第

四名

春風得意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高談性命 韓圓潔讚武成官談天進士靡虛空歷豐間進士高談性命溺于虛無元祐初其習猶在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不實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巳定等第

不繼燭 唐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宋朝率用白晝不許繼燭

設衛 武德以來禮部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詬出入以防為濫

棘圍 進士浮薄諠譁鉼放榜則圖以棘閉省門和凝知貢舉撤棘開門士皆肅然所取稱為得人

南院東墻 唐舊制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東墻別築起一堵高丈餘未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

白袍子 有客譏宋濟日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日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白衣卿相 進士科始情大中成正觀承徵之際緇紳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郎卿相之資也

傳衣鉢 和凝以范質十三登第謂之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使君傳老夫衣鉢也

淡墨搨筆 李紆侍郎放榜未及與禮部貢院字令史王起善事辭以拙筆染不能加墨后

遂爲一第洄子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凌曰朱衣點頭
試事一第洄子耳有司得子是賴
歐公知貢舉每考試坐后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龍
其文入格故云清夜夢中觀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虎榜登題姓字陸贄年十八舉進士德宗朝拜翰林學士
舉試歐陽詹韓愈李觀陳羽賈稜李絳崔
羣王涯馮宿庾承宣等聯第同榜皆天下蓋世豪造榜天
傑之士時稱龍虎榜故今人賀及第謂名標虎榜
陸扆文攻文辭敏速若注射其舉進士時方過幸而六月榜
出至是甚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蓋譏扆進非時

御試

鳳詔鳳詔挾龍津龍躍天衢飛翼通籍既通金雲闕振衣
天衢雲津天衢闕籍造雲
開金闕佳氣亨衢亨衢恩雲梯攜手升玉階試金鑾日
金闕霄紫泥共登青雲梯拜
稍試金得第謂之前進士報泥金謝及第以泥金
鑾殿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帖子附家書爲

報謝之壽信

拋白紵 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宇寫紅牋

燒尾宴 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當爲燒其尾乃得化

唐進士宴 宴名有九四日開喜宴五日櫻桃宴六日片燈宴七日牡丹宴八日看佛牙九日燈毬會

剪綠雲衣 姮娥剪就綠雲承待來步蟾宮與換

廷對 權道巳丑春黃輿鄭倚中省未奏對夢空中一佛雲氣閣繞俄身至雲梯側既而第一

臚傳 宰執拆觀則日某人闕門則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六七人齊聲傳謂之臚傳亦謂之遶殿雷

雁塔 唐韋肇初第偶題慈恩寺雁塔後人效之遂成故事白樂天及第詩云慈恩墖下題名處

賜袍笏 賜袍笏兼淡黃絹衫一領淡黃絹帶一係加于白襴上自宋祥符元年兆樺榜姚

新郎君 薛逢尼于官途策藹馬赴朝値新進士殺衣而出闕司所由輦見逢斥令同避新郎君逢遺价語之日眞乞相內麥三五少年時也會東鑾西抹來

爛銀袍 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二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日爛似銀袍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玉筍門生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

崖鼇時謂王荀門生

牙籤點頭

是日上臨軒宰臣進新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籤點讀畢宰執攜充于上前

金吾給衛

蔡齊及第真宗臨軒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許出入則兩對引唱傳呼狀元始于此也

御殿唱名

開寶六年徐士廉打鼓論榜帝乃御講武殿覆試殿試自此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三年梁灝榜始

不在溫飽

王曾為狀元劉子儀曰狀元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干佛名經

張齊賢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干佛名經也

五色雲見

宋天聖五年試進士韓魏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五色雲見從官皆賀

藍袍

李固言行古柳下聞有語而聲曰吾柳神也用柳汁染子衣他日科第得藍袍後當以棗糕祀我

重戴

重戴若大裁帽也製方有簷以皂為之本野夫岩叟之服後魏孝文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五代唯御史服之及宋狀元出之所謂席帽是也

拜黃甲

嘗春試中進士謂登黃甲用黃紙書之自狀元榜眼探花為一甲日賜進士及

第二甲曰賜進士出身三甲曰賜同進士出身唱名畢往西廊角取黃勑執之上書某人賜某科第者閤門內人賫謝恩上賜綠袍堆于殿外南廡下出爭取之及授某官閣貢院設香案狀元引三甲內人詣拜禮部宜齎導置黃甲于案中望闕引拜禮畢分列兩廊四十以上東廊四十以下西廊擇一人最年高者士望大魁拜之年高者答拜又擇一人年少者拜大魁大魁亦答拜故謂之敘同年

殿試之始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射策對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謂為難問疑義書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

廷試以策 呂公著問先貢舉密奏日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良求治之意令來庭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始以策試進士

探花少年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後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所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賦為狀元 金主試于大慶殿旋宜生破題云聖天子修文德偃武功雲屯一百

間對日射三十之熊云云權爲狀元

瓊林宴 宋太平興國八年宋白等並賜及第賜宴瓊林苑後遂爲定制

龍標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接甚厚延肇觀競渡肇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慚

貢舉

春闈 貢舉春闈

宗匠 南省主文者四五人皆爾制宗匠

鈐範祥金 凡號文章權衡以掄量多士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冶則鈐範之內無非祥金

三典春闈 真宗朝趙安仁三典春闈選士平允

貢部 唐王起前後四典貢部精鑒公明所選皆當代詞藝之士有名于時人皆賞其公

知舉差四員 元祐六年詔從范伯祿之請也

愛惜士類 洪遵知禮部貢舉遙辛扶內侍王允修勢倚使辱士人公引疏試奏故事以聞一士賦權勢又有對策劇切皆傍犯名諱公爲取有許降等奏名前二

人林光朝樓鑰也其愛惜士類如此

放出一頭

蘇文忠公軾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收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疑門下曾子固所為乃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一頭他

文章變而復古

歐陽脩權知貢舉時進士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搒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父子知舉

父子知舉者三家高鍇子相于邵子允躬崔鄲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兄弟讓

與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進自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具退李勣時在中書歎日國家貢舉本求才行何妨兄弟遂俱進士擢第

兩都分試

奚至為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歲歉舉人赴省者少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

奏復夜試

竇正固還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三燭為限長慶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晷難成文不滿意奏復夜試擇上平允時論稱之

制科

詔舉　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有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舉文學士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有晁董公孫之對建元中衛綰奏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罷之

名世輩出　孝武之世大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世輩出文武並興

制策　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制天子自詔者日制舉以待非常之才

臺諫糾薦　天聖間從夏竦奏驗之以進策十卷先之以過閣六論為之糾之以臺諫

名世大科　富弼初進場屋元穆脩謂日進士不足盡子之才當大科名也時晏元獻公相范文正公薦之遂舉賢良

蘇氏兄弟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溫公日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轍語切直考官胡宿欲黜之上日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錢氏父子　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其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登制科故子高謝啓日兩朝之嗣相繼者父子

對策第一 晉武帝于東堂策問郤詵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之

雕盤金榜 劉禹錫送韋道沖赴制舉詩云之子尚明訓鏘如振琅玕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潛煙霞覆雙闕抃舞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居下雕鑾熒煌仰金榜錯落飛需論古來長策人所獻遺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君是大吳 東坡少時夢人曰君是大吳不曉所謂及中賢良入謝上釋既坐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緯曰緯與封爵以大吳為卷號是時意君必為第一緯問其笑故乃實告

預擬題中選 張賢良咸漢州人應茂科過夔州郡守卯名士也遇之甚厚問之曰四科優劣之差見于何處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註中採示之張道中優恩索著論及王都闈試文論以此為首題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張郎魏公之翁也

失出處下第 盱江李太伯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敘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攜筆而出入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試

六論　夏竦以父殁六事受丹陽簿上書玄應制舉真廟閱言賞激召赴中書試論六首一日定四時別九州聯功就大二日考定明堂制度三日先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日九功九法爲國何先五日舜無爲禹勤事孰優六日曾參何以不列四科是歲中制科有官者以吳陵手帥玄詩公題日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

薦辟

利賓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登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亮采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舉管庫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以事舉　或以事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

待舉待取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出

進賢　達吏　太宰以八統御萬民三日進賢四日使能七日達吏謂一舉勤勞之小吏

不次之用　非常之材不次之用

羣材　登庸羣材雍熙可致尤藉羣賢取人代天工雍熙可致賢爲國寶以陋必揚寶惟

難進
君子于時實惟難進
主司取士亦不易知
名稱
始以名稱
於因事舉
升歌侯武
既升
歌于
鹿鳴將接
武于鴻漸
玉無翼而飛
連城之璧搓影荊山夜光之珠潛
揮鬱蒲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
揚聲于軒華之臺絃耀于精
羣之堂者登人爲之舉也
厚地無際之陽春
朝無一命
之錫路蕪
回眸之舊循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耔所不及家家
漑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
厚地無際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霖雨佐
旱地無際之陽春發生者也何以廣其恭焉
宰相不辱焉而
令若閒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
薦之天子
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于四方枯
稿洗溺魁闊寬遍之士必且洋洋焉
動以進士爲已任執
其心曠曠焉纓其冠于于然而來矣準
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今天下
一人而已愈之褒幸于左右其足跡于門牆之附陛乎堂
望乎室者亦將
一年千今矣
猶金玉生于沙礫
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于
沙礫謙章產乎幽谷下

不進之十上則無由而至矣

大士貢名 嚴羽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登函貢身非高士也辟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貢之天朝 何楨為弘農郡守有揚嚚郡生為郡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還遂貢之天朝

齒牙餘論 謂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筆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薦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鍾皓識陳寔 鍾皓為郡公曹辟司徒府臨辟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問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以為功曹

羊陟薦趙壹 河南尹羊陟造趙壹舍言談至懸久極歎而孰其手曰良璞不罰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夫想望其風采

李膺奇林宗 郭林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

下車辟文舉 青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對揚紫庭

劉凝爲任尤識量備大執心正固使其得對揚紫庭必能輔翼霜露增崇臺曜料象亮采不負晉賢之義

增輝日月 陳蕃薦徐孺子姜肱若登三事必能增輝日月

白首一節 東平王蒼辟吳良爲西曹薦良曰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于臧文竊位之罪顯宗以良爲議郎

御二龍於長途 劉孫兄岱云云共薦縣欲今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岱今奈何復舉孫乎曰若明使君用岱于前擢孫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

桃李悉在公門 狄仁傑爲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爲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悉爲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拔十得五 龐統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曰拔十得五猶可崇邁世教使人自勵

一字拔人 蔡克未仕時可內山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卿我輩人 石苞求爲小縣許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

不納不止 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鍾

疏三十人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
進垍所援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
疏三十人數月之間選用略韓愈送溫造處士赴
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羅溫石河陽軍大夫烏公以
節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
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于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
而致之幕下東都雖多才士朝取一表留幕府高祖平京
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師秦王引
杜如晦爲府兵曹參軍陟陝州總管府長屬三返乃應薛
多外遷房玄齡如晦王佐才也表留幕府戎
年四十餘不仕江西李諸府交辟權德輿未冠以文章稱
隱辟幕府三返乃肯應諸儒闘韓洄李兼杜佑
裴胄交張建封治徐性樂士賢不肯遊其門者
辟之奏辟幕府其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
奏辟乞火曹相國有客于蒯通曰先生之下曹相國拾遺
幕府擧逸顯賢達能如梁石君東郭先生何
不遲于相國乎蒯通曰諾臣之里婦以肉姑怨逐之里母即
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

以肉家遽呼其婦歸臣請乞火於曹相國甄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還曰于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薦韓維靜退 韓維篤志好學文彥搏薦維好古嗜學安于靜退

更薦范仲淹 晏殊薦一生爲館職王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之不薦而宅薦乎公宜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爲秘閣校理

薦晦庵以詩 侍郎胡餘與朱晦庵先生無一函之雅特以詩薦于孝宗先生辭之不赴

薦張載講學 申公薦張載脩身講學爲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書

薦榮公自代 呂希哲宗原明號榮陽公豐相之初除禮部尚書郎薦榮公自代

以無書薦 劉安世字器之司馬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藝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攻府足下偶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知名十餘人 富鄭國文忠公

公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參靖嬛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陶張顥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爲知人

十科求遺材

司馬溫公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以示天下遺材命文臣升以上歲經明行脩一人知逸士高選悉皆從之

薦張王以激風俗

歐陽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公及張唐公王荊公許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正獻公與王荊公作諫官

公薦包拯

呂許公素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顧喜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于求見無幾報拯朝辟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行自此擢用

李文正薦王文正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且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敘也

祁公薦之翰

孫甫字之翰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

呂相囊中

呂崇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即聽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古露爲藁陳述古襄薦温公等
三十三人列名爲藁不及政事司徒侯霸辟閔
仲叔至不及政
事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
皆去以爲不足問不當辟辟而不問失人遂去留秘閣之
吏王發請王基爲別駕後基爲秘書郎發後請還司徒王
朗與發書曰家臣之良則升公輔公臣之良則入王職
今留秘閣之吏所
希闇也凌尤不遣以禮進退李熹累辟不就司馬景王命
爲從事中郎引見曰先公辟
君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公以禮見待熹得
以禮進退明公以法縄下故熹懼法而來也屢辟喬玄公
祖爲漢
陽守郡民姜岐守道隱居玄辟爲吏不就玄怒使督郵偪
致之曰岐若不至趨嫁其母督郵諫玄不聽往辟岐岐亦
不起士大夫競奏辟不應賢常隱居二十年鎮州王
諫玄玄乃止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遣使
者四輩敦趣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
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規切太宗恠問何何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敎臣言之容忠孝人也帝即
召之閒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乃大悅鷹

使君美於郭 郭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至寧州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箋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于朝毋久留即命駕去

舉賢本無私 長壽中劉奇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

有所薦進劾爲朋黨 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李安期進曰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劾爲朋黨若陛下忿其親讐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

下第

文星暗　曳白　紅勒帛　朱抹試卷　花樣不同 時文別格也　大才晚成 馬況謂弟援曰汝大才當晚成　宋五坦率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抄書上曰茶請一杯濟曰閔水方煎可自取之上問姓名濟曰姓宋名第五須臾閒呼宋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後禮部放榜濟無名上曰偕

宋五又埋辛也劉蕡下第蕡對策詆宦者試官不敢取李岳日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秀才
康了柳冕僕言不中免有為官之累故日康了傍門戸燕下第歸投人落落如晨星
言同年之人有存亾點頟㬥腮孫山外眼迷日五色賺了
英雄

拜大將

干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鷹揚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用郤縠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
禮樂而敦詩書用郤縠將中軍乃受脤於社帥師者受命廟受脤下社使仁者佐賢
者晉殺陽處父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言曰古者使仁者佐賢者今趙盾賢夜
姑仁其不可乎公語夜姑夜姑遂殺處父尚左軍尚左註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決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

取敍說將帥之臣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不趨不名大將軍入朝不恩錫履上殿讚
奏不名式是百辟用儒晉國崇帥推郤穀之敦詩漢朝諭將美祭遵之用儒禦寇王師有征利用禦寇
不武軍帥不武何以御敵處父善對敦詩閱禮誠趙衰之知言使仁佐賢乃處父之善對置敗
死將失一言而軍敗死王過一言而國臥危禦侮之寄弓彎似月禦侮之寄尤深劍利如霜干城之任
斯重雷泉之靈太白之精雷泉之壅歷家之蹟爲時而生鈇郤穀之詩書臣謬寄台司幸
富就帥之吉甫之文武欽郤穀之詩書此皆消將協心羣帥宜方破朱泚露布于公異褒功責罪將之
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相養以苟歲時欲爽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
畏同惡者嫉隱忍而不誅故忌身歿飾者抵操于衆債帥繳赦者書好不長設壇拜漢高祖擇日齊戒設
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軍三公上和帝以竇武爲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辭第霍去病爲標姚

將軍上爲治第辭日曰匈未滅臣無以家爲

絕席 王常爲大將軍與諸將絕席

將將 韓信謂漢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細柳 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出曰眞將軍也

殺妻 吳起爲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探簡 鄧禹表張宗爲偏將軍赤眉大至禹欲號堅城衆人擇爲後拒禹書諸將名于竹簡亂著筒中各令探之宗不肯曰死生有命豈辭難就逸職拒卻亦詒

求用 馬援爲伏波將軍求用上哀其老未許援曰臣雖老尚能披甲上馬帝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

善待卒 關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易將 秦趙相拒廉頗堅壁不戰趙王信間諜令趙括爲將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後果敗

聽謠命將 吳有童謠曰阿董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慮水中龍羊祜求其名應者會王濬小字阿童才又可用祜因表爲龍驤將軍備所得

二帥連營 韋叡之初討蔡以宜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諫曰諸將職方力之令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寇未可歲月下也帝不從

斬長蛇

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朕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發後待非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昔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

拜偏將

卒尚右

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贈以佩劍

李光顏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

待之加禮

韓滉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

重戎事肅王命

李丕充攻討副使晉諱元帥則有佐軍唐制出師皆立副使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

厚以幣招

王虔休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眞闕其名厚以幣招之

身先士卒

烏震少事王鎔以功遷裨校尉符習軍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血宗

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震一慟而止憤激自爲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以功封刺史

威名將

蠻荊來威征伐玁犹蠻荊來威得臣猶在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側席坐子玉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兩人在彊秦不敢加兵以吾兩人在也兩人謂廉頗藺相如

不敢爲非周訪有平河洛志善撫納士皆爲死王敦有不臣之心終訪之世不敢爲非不如一賢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舞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亾故趙國帑甲百萬於國不以爲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日賀百萬不如一賢也射偶人郅都爲雁門守□不近雁門乃爲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之其見憚如此□長不敢惕息回紇入朝所在暴鈔王太原辛

雲京以□待之四隣畏其威田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

門畏不敢揚息　帝勞曰昨韓洪以疾辭不蒞

軍朕既從之今卿復惡我不應撻但魏人樂斬軍中素恣

卿之政因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

橫者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

百人斬之血流于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說弘去無一

人敢下馬羅拜薛仁貴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

肆者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

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

兜鍪見之突厥皆相覩失色下馬羅拜且遁去排城上

賊將徐光守長春宮賊馬燧度長春不下郝玼盜

所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憚威拜城上怖啼兒涇州刺

史自是門不敢過臨涇班在邊積三十年每計賊不持糧

糧取之于敵獲□必刳剔而歸其屍□大畏道其名以循

啼　李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重足股栗貨

兒不敢仰視名罪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觀、轅

從討王世充明年還蜀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所

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

衆人見者背重足股慄由是蜀道悉平

示威武　王鍔為河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鍔欲示威武乃悉選兵之列五十里旌旗鮮明戈鋋犀簇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儼然受其禮倍閑熟之

威令肅然　李景略拜豐州刺史天德軍酋受降賊都防禦使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回紇畏之

眞神將　太祖以寇彥卿為都排陣使使乘烏騅突陣前因曰之曰眞神將也

儒學將

爲憲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合文　合之以文齊之以武

羽翼才　內修文德艮資羽翼之才外格遐方必著所牙之器

帷中講論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判燒軍門奐生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衆稍安

雅歌投壺　祭遵爲將軍奏置五經博上大夫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選將用儒士也

勸將學問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甘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

事髯象曰勸將學問眷儒不及執經問難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又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隱几孔融爲北海相袁譚攻之流矢雨集諫隱几讀書言矣自若城隔并來山妻子爲譚所虜如儒先生韓充雖將家性節儉歷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三儒者知兵唐璐以儒者號知兵自稱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所料敵未嘗敗績率兵南巡李靖振嶺南撫慰大使以嶺南隨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節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帷服頗牧在禁著畢諴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發河西宣宗嘗召詣邊事諴援賢古令餘破羌非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中辟爲朕行乎諴曰唯郎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儒者之勇鄭畋懲西而行營都統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畋天子幾疏市聞捷曰朕知畋不豈儒者之勇乃爾文吏爲將李林甫疾儒臣以方略郎遷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

久冒權即說奇以毀陛下雄才聞家富彊而□未講者爵文吏爲將怯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不足圖也帝然之

通書習戎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兵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

嘗儒服

謙彥章爲將好禮儒士彈居軍中書被儒服

通左氏

張希崇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

身見儒士

曹華始從宣武軍爲兗海節度使兗自李正巳盜齊魯俗益鶩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贈給人乃知教造就諸生仕諸朝華出戎伍而動必由禮

乘高伐鼓

鄭畋爲西面行營都統賊將王播率衆二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遂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播遁去

丈人吉師貞丈人吉用兵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也師出以律謂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王三錫命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謂在師能成功以安天下故王錫命至于三也行師建侯行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以伺其際又怀惡而內負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深見小人之情狀也度德度義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古者兵志之詞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合義者勝六步七步此坐作進退之法也不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此攻殺擊刺之法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者乃止齊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也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偃文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謂武王既克紂乃偃息武事修舉文教咸劉劉殺也咸劉厥敵張皇六師皇大也謂大戒戎備也中軍中軍作好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也行枚勿仕行枚枚謂啣着以止諠也行陣也執訊

獲醜謂執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武服**以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六師**六師及之**武人**謂將
帥也**戎醜**戎醜攸行**類禡**是類是禡類將出師而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也**不驚**
徒御不驚徒步卒也御車御也**王旅**即王師也**鞠旅**陳師鞠衆陳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嬌嬌**嬌嬌
虎臣在泮獻馘**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也**小戎**秦襄公秉天子之命而征西戎從役者誇其車甲之
盛也**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其士卒**祈父**軍士怨于久役呼祈父而告之**漸漸之石**
將帥出征經歷險阻不堪勞苦而作此詩**整旅**爰整其旅**烝徒**謂衆兵也**阻兵**阻恃也阻兵而安忍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言用兵而不戢斂其威猶用火而不戢必自焚其身**治兵振**
旅飲至四時雖已講武猶三年而大習振旅者振整其徒旅也飲至者告于宗廟因而飲酒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三覆**覆伏兵也爲三覆以待之**告成**遣使來告和也使來告成三圍**釋圍**解兵

也君釋三國之圖

城下盟軍敗盟于城下乃諸侯所深恥者爲城下之盟而還

啓口心啓口口窺伺之心也疆易無主則啓口心

受甲言受甲爲兵而戰也

面縛啣璧降將之禮也縛手于後唯見其面不能執璧故以口啣之

闢士力戰之士也

征繕謂征賦治兵也

辟三舍三十里爲一舍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矣

直壯曲老老疲也師直爲壯曲爲老

裹糧坐甲裹糧者包裹餱糧也坐甲者戰則披甲未戰則坐之于地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禁止暴亂戢藏兵戈保安天下指定功業安輯民人和柔衆庶豐殖財貨皆用兵所致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觀兵觀兵以威諸侯謂耀兵以威服諸侯也

不及腹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當擊也

塞井夷竈自塞其井自平其竈以爲戰地也塞井夷竈陳于軍中以示不反也

輕窕楚師輕窕

固壘堅士不出戰也固壘而待之

班馬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之聲有班馬之聲

齊師遁乎

其奸旗鼓　犯軍令也臣奸旗鼓也

鼓譟　鳴鼓聲譟也

招搖在上　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軍旅之出以四方列宿畫為旗章招搖北斗也

四郊多壘　四郊者于城之外壘屯兵之壁也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飾怒　軍旅鈇鉞先主之所以飾怒也

表貉　貉作禡兵祭也立表以祭之故曰表貉甸祝掌表貉之祝也

六軍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

五戎　兵車有五所謂五戎

三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師旅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卒兩伍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人為伍

九伐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削其封疆之四隅也賊賢害民則伐之聲其罪以討之也暴內陵外則壇之置之空地而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削其封域也負固不服則侵之潛師以侵其境也賊殺其親則正之正之正名定罪而誅之也放殺其君則殘之夷其黨豬其宮也犯令陵政則杜之絕其人而不通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殘滅其類也皆所以待諸侯殘下皮失臣禮者也

振旅茇舍

治兵大閱此四時用兵之法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謂振而整之也中夏教茇舍謂教以苗止之法也軍

有茇舍之法以防寇敵故中秋教治兵出兵日治也中冬教大閱謂大閱兵而習戰也同邦國宗伯以軍

禮同邦國糾邦國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序聚欜軍事懸壺以序聚欜懸壺爲備以次更序

聚欜備守以兩木相擊行夜簡稽聽師田以簡稽計稽計也簡閱也燿德不觀兵明尚道化

不以小小而示威化也先王燿德不觀兵挺鈸搢鐸謂鳴金鼓而戰也挺伎搢振也挺鈸搢鐸以與楚岹

王壽逐于中原特將特獨也謂獨別爲將而出征者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卿子冠軍卿子猶言

公子也時人相褒稱之詞上將曰冠軍外縣即戍邊也按甲按甲休兵梟將梟謂最勇健也佽

飛佽飛射士取其便利輕疾若飛也蒼頭謂士卒服青帛巾以相別也蒼頭軍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諸校諸部也猶言諸營隊率一隊之率也車騎軍將

材官 尺籍伍符 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三五相保之符信也 幕府 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名之

也 前垣 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謂前鋒之垣也 轅門 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祕

堅毦銳 堅甲銳利兵也 校聯 謂營壘相次不絕也 搏戰 搏擊戰也 快戰 欲爲請侯快戰 陷

堅 戰常陷堅 折衝 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能折而挫之 掎衆 掎者謂盡衆之加掎地之爲宜掎沮南之

衆 追北 退敗奔走者曰北 汗馬 汗馬之勞 鏖戰 鏖者謂苦擊而殺傷衆也 武鑫 武奮精兵

武節 武節颺逝 廟勝 謂謀于廟堂之上而能勝敵也 尨合 起尨合之卒言如城尨之相合斷聚合而

不齊也 烏集 作合作離如烏之集 鱗啐 如鱗之啐言其多也 龍戰虎爭 言聲雄並起而爭天

下也戰虎爭 龍虎翼 所謂假賊兵如虎翼者也 批亢擣虛 批排亢拒擣擊虛空也謂敵人相亢必須

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搗之也 捐甲徒裼 捐棄衣甲徒跣袒裼也 奇兵 奇兵以正合以奇勝張二奇

兵以郄之**輕兵**人馬不帶甲為輕兵出輕兵擊之**隆技擊**隆高也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齊人隆技擊**潛軍**伏兵也**蠭起**言起兵者眾如蠭之飛起也楚蠭起之將**傳發**軍中傳令使發兵也

南北軍漢置南北軍于京師所係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中矣焉得不危哉

宿兵宿猶屯兵也宿兵于無用之地**胡越騎**胡人越人內附以為騎兵也**三校**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中堅**凡軍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客兵**謂遠來之兵也**殊死戰**謂決意必死也一曰殊絕也也言其身首懸絕而無異處**異突騎**言其驍銳可以衝突敵人**麾下**大將軍之旗曰麾**曲長**部曲之長也大將將營部校尉**棋峙**言兵當如棋之布立**梟雄**梟勇健也雄武威也**嬰城**嬰縈也謂環兵以固守之也**軍實**謂車徒器械餱糧之屬也**按兵**謂駐兵不動也**重閉**謂重以自防也**枕戈**枕戈待旦言心在用兵也**鼓行**謂擊鼓而行無所畏憚也**壘門**

卽軍門也解嚴謂解散兵嚴也偵候探何兵也纂嚴纂集兵嚴也備曰戒嚴行屯謂遇隈當
充也提鼓揮桴大將之任也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宿衛唐改府兵爲宿衛乃禁衛也凶
門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轉鬬轉相戰鬬也格鬬兩相敵平安火謂楚之烽火也禁
兵天子之禁兵也屯營櫛比言軍衞相次如櫛齒相比連也虎旅虎賁之旅也行伍坂隊
之名箕張翼舒陣之形勢破堅摧剛排捷陷扃言壯勇之士所能也捷拒門也扃門
限也拔拒投石拔拒謂兩人以手相拔能拔引之也投石舉石以投敵皆壯士所爲者戎旅卽士
卒也三接三捷言三接戰而三捷也洗兵刷馬戢勝伏兵也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
輷輷兵還曰振旅輷輷衆聲也戢戈柙刃休兵也戢斂其戈藏柙其刃也揚旍則威凜
秋霜言立旌節爲將帥則有威猛如秋霜也賁猛也輕武輕武之徒也狡騎狡捷之騎也狡騎萬

師武誼即武事也武誼功于南夏慶城斬邑下將降旗言指揮之間者川夏城邑下口
將師降取旌旗也言克敵之捷也雲合電發猋騰波流皆言兵師之急疾也疎戎錄
觀出兵將以窺兵也謂戎口也觀師屯方屯營也虎奔言軍士如虎之奮擊也神風
神兵征旅同行之眾也乘鬬謂戰鬬兵取也雲屯魚麗言將士之多如雲之屯聚如魚
之深勁口也勁弓也羽隊羽士為隊也輕騎輕兵也為分兩翼戎行兵戎之行
佐義謂初起義兵也甲鱗下車死裂言敵兵之敗其甲如摧其車如死之碎裂也
聲援言救兵至揚聲以為援也軍書即羽檄兵之書也部落胡俗以部落為種類酋豪即魁帥
也虓師矢敦虓號令兵眾陳列勉奮擊勢而奮擊指麾也雲與之將飈起之師
言聲多哮闞之聲哮闞虎之振聲也命旅指眾師也偏師裨將
而勇也言兵眾勇猛之勢

皆鬪軍也士卒士卒之聚也鍜金罷刀言息兵也三奇六合七變五成皆兵陣之法也戍旅既遠討于戍旅旅從凡君行師從將行旅從護將郎都護也或重下護將軍置鋒即兵鋒也三邊坐收三邊七戰非勞七戰專征專征代遊邊外候騎候遊之騎軍也又候騎三門五壘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捕羽捕羽微兵夜迴陣迴陣雲中出甘泉鐵陣鐵陣與雲平角難戰也中兵即禁兵也戎斬兵機也金精動宿言兵與之兆也天則金馬動宿鐵馬帶甲馬也熊羆旅喻猛士也狡寇狡寇窮勦驚寇將領謂大戲麾喻兵將也戎帥即大河魁將二百太乙軍三千太乙軍將也河魁將星門軍門勤王勤王之師也銅鐎軍中刁斗也戍樓戍所居人望樓也徼巡徼兵巡將也戎幕秘略候甲陣雲黃石符黃石符將軍戎

機也 兵機 戎威 邊愁 謂邊塞之愁思也 虎竹 軍符也 兵氣 虎上 處賁

也之士 掛弓 謂偃武不復用也 懸麾 偃旆 言屯戍之兵也 戎律 兵法也 防秋 天秋

乃敵入寇之時中國尚為防禦故曰防秋 掃妖氛 言靖平亂也 偏裨 諸將 占太白 將軍占太白

飛營 飛騎營也 防塞 謂守塞也 軍聲 戍客 萬里城 將軍也 大將

烽戍 防戍 防邊之戍也 金壇 將壇也 天前衡 孔明八陣圖有天前衡天後衡 六

烽 驍騎 武騎也 七開府 將軍開府如三公 將軍制 閫以外將軍制之 笳鼓 蕤

將軍令 分閫 選將而任分以閫 娘子軍 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

騎旅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兵至五萬 王鍔

為河中節度使征河東河東自克希朝討鎮無功兵幾二

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餉饋補克遺賞未幾兵至五萬騎且

千則用疊餘

請罷還農

時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下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亦所以制敵不在眾也以陛下之明四口畏賊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指為保帝乃可

禁兵寡少

段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于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鴉兒

黃巢陷京師陳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鋋鞏咸以兵萬五千屯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鬪

唐兵三變

始唐盛時置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八陣

武侯兵法有八陣圖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

千騎

初唐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鞍從遊獵于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後改為羽林萬騎

良家子

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趣

白袍

陳慶之攻劉麾下皆着白袍所向披靡諺曰千里萬

里避白袍

垂櫜　楚公子圍聘于晉伍舉為介如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程彪　程文季為將人號程虎

平遠將軍　後魏明亮曰臣官本清今授勇武將軍其號至濁陛下方欲招定六合請改設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

驚軍騎　梁陽白花善作驚軍騎一時妙絕

十萬衆　樊噲願部十萬衆橫行[　]中

騎將步將　呂布謂曹操曰使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髑髏臺　西夏勃勃收名臣勇士戰死者積尸而封之名曰髑髏臺

出征

嘽焞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薄伐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不義　以征不義

恭慢　詰誅暴慢

奉辭伐罪受命忘家　謂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之際則忘其身

滅扈克商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遏亂　賤揚黃鉞之威以遏亂略

討不庭　陳師鞠旅以王命討不庭

無戰有征無戰王者之師惟揚我武惟揚天威肅將天威天罰恭行天罰列雅著贊方叔南征荊蠻詩人歌之列于雅充協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于贊卽戎而行卽戎而行遺以釆薇之咏叛而不討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討其不庭伐以昏德撫而不討禁暴武先禁暴師克在和設險因山川以設險整于戈而作歲亂德九黎之亂黃帝與師三苗不舉虞舜稱兵無主驅場無主則起戎心威聲裂帛繫書喻以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驅兒作威指麾而貔兒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撥連發而星馳雨翼秀張而雲合平淮西裴度平淮西及行上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天子無親將吐蕃盜邊帝怒欲自將討平之蘇頲上言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販梟功成則脩身閒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庄禍亂方當深禪高居制禮作樂何至歷天居任余革為一月之敵哉

發軍

羽檄 高紀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召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

以節發兵 漢武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恐驚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言欲以法拒之爲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意合遂發兵

頭髮白 光武每發一兵頭鬢皆白

老弱 漢王在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赴軍

發針工 史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爲卒補衣秦皇帝許其萬五千人故百姓離心欲亂者十七八

挫國威 帝欲興師攻伐陸贄曰今財匱于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彊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也

兵甲歲興 陳子昂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發自光福里第 寧圖闕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王式往代部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

兼假臣兵恐不足乎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儲
天下費式奏盜若假往天誅不亟東南征賦缺矣寧得以
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
與兵于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驍騎皆東
犀獵獵有聲式奮日是謂得天時矣

分麾於轅門之外

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轅門之外兜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布抽抵丘陵而浸滋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于光泰門外盡銳于神廳倉東繚垣摧以成壘滋水過而爲池左囊未離于舊壘前偏巳交于賊鋒若降于天如出于地

接戰

戰勝攻取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進戰 鼓謀而進一戰而霸

善謀 先人有奉人之心軍之善謀

作氣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我盈 彼竭我盈神怒人怨甲胄

彤擐甲冑修陣固列執銳披堅堂堂陣堂堂之陣鳥
親援矢石固列日尋于戈執銳執銳赴赴之夫
合師率烏合之師有懼心彼見吾貌必有奔師鋤衆執㮄
列魚麗之陣懼心貌單容也衆象以
奔吳師楚昭王敗伯舉也騶畫相聞相救夜戰其聲相聞
牛以嶠燕衆山鼎守郎塁也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識
其目相觀挾弓騎馬王雅得爲河源軍使吐蕃賛子郎支
足以相識都侍趙欽乘名馬貴佃數將陣挑戰
甚聞暇無敢校者雅得怒挾弓躍馬持支都不服問直偪
其首明皇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弓作判坡狀帝說
賜錦陸執見帝日以水草爲居所射獵爲生便
金帶袍乎驅用力千騎突不耻敗亡此[ ]所長中國之
短也而欲益兵甲乘乎驅所力交鋒原野之上決車騎挑
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危所謂免所短而校其長矣
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驍騎挑戰程千里特勇開縣
門率百騎欲直擒希德幾爲所得而敝兵至走脫將數
元和九年討蔡賊壓其營衆不得出李光顏
騎突入賊中將數騎突入陣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

其身如蝟衆手攬馬鞦謀無際入光掃境以來科速戰太
顏挺刃叱之于是士爭奮賊乃潰北順
二年孫儒屯溧水俄而田頵劉威爲儒所敗楊行密欲守
銅官李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俄
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而不得戰退無所使各出其
備不以何待于是行斧以神福爲貢地都遊奕使
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勤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
意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
望之以齊進退今口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叢
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足矣
安祿山率河東兵計契丹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
矛注矢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
息使使者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乃請
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口叢矛注矢以邀取之傳言祿山既
獲矣奚醜以李嗣業從平石國號守白石嶺既
拔夾攻祿山手挺鏖擊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
輜餉塞道不可馳闢業擢追及手擬安車榮反
鏖擊人馬墜仆者數十百口騶而走遐者先敗杖重威遂

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擧之不動重威欲以何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重威攻破之

軍政令

不可犯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不拜介者不拜不式武居不式暨詻詻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詰暨果毅貌也不動山立不動不變王色不變中權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勵賈勇之夫必口下令求殺敵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則戮其不果者在和師克在和不在衆經武古之善經整軍而經武在吾旗鼓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將旗鼓以進退有死無犯軍事有死而無犯爲敬建百勝術一必之衆建百勝之攻整其什伍行簡將整其什伍令下不可以二三二三之令既崇四七之名交可二三之令在一夫鷙烏合之衆既在一夫勵鷹揚之師必遵

三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令鼓鐸旌旗金鼓旗幟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法者不得獨退

罔功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斬莊賈　田穰苴將兵請莊賈爲監軍與賈日午爲期賈特貴日暮方來苴問法于軍正軍正曰後期當斬遂斬賈

敗麥割髮　太祖出軍令無敗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大祖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爲軍率不可殺請自刑拔劍割髮置于地

士取民笠斬之　呂蒙入南郡令軍不得于縣人家蒙麾下士取民之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因垂涕斬之士與蒙似汝南人

殺妻　晉永嘉亂郭默帥衆自爲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十石飼妹默自殺妻以明無私

斬子　鄧艾遣子忠與諸葛瞻戰不利還白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吡忠將斬之忠馳還更戰大破之

敎婦人　闔廬謂孫武曰子兵法十三篇吾盡見矣可敎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爲二隊寵姬二人爲隊

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孫子又三令五申之又鼓之皆
右復笑孫子于斬三隊長吳王使救之不可用其次為隊長
于是左右前後皆中規矩宜朝廷厚意裴度為淮西宣慰
報吳王曰赴水火可矣招討處置使中郵
城勞諸軍宣朝廷李晟聞德京師乃陳兵
厚意士奮于勇下令士皆雪泣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
樹還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段
兕取富貴蔡英莅士皆雪泣曰推公命號令嚴壹秀
實卻秦天行營事號呂元膺為中丞拜鄂岳觀
令嚴壹士皆畏戢守者不許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
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一營大譟段秀實為涇州刺
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史時郭子儀以副
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士放
縱不法白晝羣行于市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
州以狀白府候而監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
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騎馬至晞門下笑且入因曉之
曰尚書固負若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

氏聯吃左右皆鍘甲令曰敢諱者死

按甲不戰

竇建德五月自坂堵出爲陣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必矣

軍門不夜開

文德皇后之葬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啟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鈐不夜開使者示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歎曰眞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

斬奴

寶欸還爾初以其甥爲費必無夜出乎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諸公厨既而悔焉曰賈宿消汝頭以明法命諸收奴弼免監刑者疑不時決戮并蕭之

尚威嚴

武攸宜討契丹表陳子昂參謀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夜軍尚威嚴

軍政大治

王沛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是府俗鎮爲祈明示法制蒐關以時軍政大治

用命

王逢從劉沔石雄破回鶻于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付貨賜逢不與誘爲誘之答曰士奮死取貨若無功而貨何哉武宗以逢用於賢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逵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

令肅不殘

馬燧

在涇八年令肅不殘人緣爲用□不敢犯爲中興策將

政令無所統一

哥舒翰守潼關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頁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張無守意

鼓行角止

契丹寇營州詔韋雲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三令五復之既而乾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于是突厥酋長人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號令隱然

王鐸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于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爵關二萬壁盩厔移檄天下先是諸將壁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隱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將戰數捷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擯于行遂罷之

恃權撓政

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是因譖南仲于朝德宗惑之南仲不自安因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耶曰不撓臣政但覆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

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
豈律之化而可正師律也

訓練

振旅出曰祠兵入曰振旅**被廬之蒐**晉作被廬之蒐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建而不旆**晉治兵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旆之諸侯畏之註將戰則旆不戰則不旆**簡練**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習五戎**季冬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正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搢扑北面以誓之誓衆以卑扶**挾矢以獵**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衣戎服也**兵器**簡其兵器**蒐苗獮狩**大司馬仲春敎振旅辨鼓鐸之用以敎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仲夏敎茇舍亦振鐸皆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仲秋敎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仲冬大閱修戰法遂以狩田**威材**故征則有威寸測有材**比年簡**

車逵率北年簡車十二年簡徒率正三年簡徒三十大簡
國爲逵逵有察　國爲率率有正牧
車徒茅牧五載大簡車徒訓卒既無訓卒率素窮以
三百國爲州州有牧何以成功無賞行必無勇
也驅白徒而戰是請棄之舉動安重來瑱能撫謂士舉動安重賤不能受校旗郝廷玉曰王善御軍
賞當功罰適過旁校旗不如令者殺斬入皆自劾
而赴蹈騎突心破膽裂自隋淮破無復校旗事號令齊一
牛僧孺等公卿集議自古所云烏合之衆皆謂臨時召
募未經訓習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即是烏合陳許淄青
等兵並是節制等師久經戰伐但令一處
指揮自然號令齊一國不可謂之烏合獨任崇文高崇文爲
長武城使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黃裳以爲獨任崇
文可以成功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
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
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入大蜀皆大捷

行思

挾纊　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善視國　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宋不可伐子曰善覘國乎

重握兵　大事在戎是重握兵之要小人

炭恩必資挾纊之恩

在寬　御衆在寬使人由惠

施惠　德以施惠戰所由克

推誠　立已推誠示人以惠

置金廡下　吳楚反上拜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于廡下將士過者令裁取爲用

外國懷恩　耿秉字伯初爲征西將軍□深懷恩及開卒塗國發哀剺面流血

未嘗不分　越王勾踐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孫側者觴稍豆肉未嘗不分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

衛士請留報德　蓋寬饒次公爲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病致醫藥及歲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留一年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

吮卒疽　吳起爲將立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而死下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分賜

絹與亡者家孫禮爲揚州刺史與吳全琮戰敗退詔賜絹七百匹禮爲死者設祭哀號以絹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壞帳爲士襦袴謝尚字仁祖爲歷陽守始到官郡以布三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

聞持更聲苦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主者仍給韋袍複帽

民知有生之樂初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裴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切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

存問家室李勉遣戍兵常視其貧禮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親存問劉融拜春州刺史屯普祖軍中不設皆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卒死哭之哀

婚嫁皆厚資韋皋善招士雖婚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皆亦稱是

賊降輒聽其便李愬爲隋唐鄧節度使愬推誠待士凡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爾亦人也撫身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

居戟戶　任廸簡爲節度使代張茂昭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屆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所內廸簡乃許

得士心　烏重胤以者將兼節度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illegible]士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其得士心大抵如此

下樂爲用　李光顏善撫士其下樂爲用

金帛散士卒　李勳戰勝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財

安足虞　淡殷侑非義呂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虞淡與士卒其勞苦以仁惠爲治

安邊不生事　王忠嗣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請聽納室　煬帝幸江都宮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裴矩矩曰衛兵勢苦者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自然思歸宜皆聽納室帝笑曰卿多智因詔矩悉召江都女子嬬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謂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將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

士皆感慰　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盧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

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賜與悉分石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雄廉財康郛朝廷賜與敵盡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由是眾感發無不奮裂帷幄以衣士卒兵衛守具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除去苛暴元獲鎮州制田弘正首除去苛暴彩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爲先是以魏之司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義拊與于道矣

詭略

無敵用于戰勝則無敵用兵以奇用兵先勝臨難制變王兵先勝而後戰三師隸吳用子胥之詐入楚以三師疲之擒縱七擒七縱諸葛亮百戰百勝武安君奇謀六出奇謀決勝運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廟算遠略制勝于廟算遠略使輿曳柴而偽通善

謀先人有奪人之心氣之善謀也奪人之敵　運神算　善計　先知

獨見 獨斷 相時而動 專謀 知戰 術內 出奇制于術內
勝于百克計 成百克之計 要機 軍要 奇謀獨運 善計潛行
設中 定一舉之功 兵機 勃敵于
籌畫之下 奇謀獨運 運謀 伐謀 伐之以未知兵 知兵 苟末
辭韋圍于 詠笑之間 謀畧 成畧 伐謀畧
何以 智合于權 將戎 律以嚴終 賤戰 帝王之兵
含對合權 義合于利 嚴終 任善籌而謀始 貴謀賤戰
必勝 最不必勝 置之死地 韓信攻趙背水爲陣曰今驅市人而戰 戰故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也
先聲後實 廣武君李左車曰軍固有先聲而後實
增竈 虞詡爲武都守羌寇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將佰門見告益俗必謂有兵來援背孫 府示弱今吾示强羌果畏而不敢逼
百聞不如一見
遣充國伐羌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斷度難遙[illegible]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倚嘯胡
涼劉現事詳 節斤頒下 與帝意合 致策與帝意合 表度視行營奏攻
給爲鑿檢 米日 知少

害李進岳叛日知與別駕李翟及部將百人哻牲血共盟同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暴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匿土牢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特者田悅耳悅兵血鏖邢壘可拜不能殘千楪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爲臺檄示因使者齎詔諭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得引兵還斬惟岳以款德宗美其謀擢爲觀察使

乘機決策

韓充乘機決策無餘海詐稱善將

谷速戎畧

鄭壘逵李晟表以禮部將郎爲軍司馬持時谷遠戎畧

凌敬說建德三利

賛建德諸將新敗務公掠發盈給日夜思歸渡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鬪東都宋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守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撫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怒命扶出後果敗

莫測其謀

董晉爲宣武節度大使李萬榮死鄧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莫測其謀

持柝傳夜

李愬入蔡吏請所用魏日人蔡州取吳元濟士

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乃輕分騎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犯郎山道行過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池中皆鵝鶩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郎山吳房戍防晏然無知者祐無攻擁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莫知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兵機事以速爲神

蕭銑據江陵武德四年李靖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銑以靖未能下乃不設備請之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掩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銑降

置酒城上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擧衆宕故敗時版築方立□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彈胡琵琶

吐谷渾党項寇邊勅柴紹討之□嬰高紹軍矢發如雨士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命二女子舞□異之休射觀紹紹何其解以精騎從後擁擊□大潰

權利於速

突屈遁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遁倚其後猶豫未決裴

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戎服背支敗敗之若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泰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乎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通守賊耳府能患我一失其機聯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關前而遣泰王人關夜交而入李希烈據汴滑關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單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時洽將高彥照劉昌共嬰壘分守其屬作書言賊且危彥照觀三書懼我那直祇自為書洛得書喜門徒將在西言何豈選士八百夜文而入賊不知詰且傅盛彥師與史萬寶鎮成士奮出布烈大敗兵說道難讖言宜陽李容攻[illegible][illegible]謂彥師曰容號賊也以王伯當補之挾思采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若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說道也難璩言郎引眾踰洛亦人藍耳山命土扞蒲夾道伏短兵溪谷閒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移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容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輸之容果至彥師橫擊首淹不相救遂斬可與計勝梁與晉爭周德威從莊宗于河容及王伯當上莊宗問戰對曰此去汴州信

宿而逐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圖係此一舉
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與計勝而難與力爭也
且吾軍先至糧糗畢具而營柵全足謂以逸待勞王宜接
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嚴
給因其勞之而乘之可以勝也孔宗遠督軍而
出彼城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皆戰死　方立飲醜
孟方立為昭義節度使晉遣李克脩出兵方立以孤城自
守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
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
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收也金俊以
為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師兵來救為金俊所收號人
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
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慈方越削來迎會遣其軍按其賊高
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　仙芝欲深人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峻絕仙芝恐士憚險而不敢進乃潛遣二
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若阿弩越胡來迎
我無慮矣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部來迎已斷娑夷橋仙
芝陽喜令士監下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

遣將席元慶以精騎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取若城吾借道趨大勃律又密令元慶曰若首領逃者第出詔書召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縛之王及妻逃山谷不可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焉

吐蕃入寇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喜曰善

使賊不及計

初薛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秦王曰羅睺徒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所以克之諸將皆服

詭謀下堅

羅士信次洛陽攻千金堡夜遣百人抱嬰兒號譟下堡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驅以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復入屠之無遺類

穀熟饋軍

龐玉為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因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為賊游說言不可窮蹲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餉軍非盡賊吾不返聞者懼相謂曰軍不

止吾殺盡且儀死乃共入賊營與謀畫多中梁太祖與蔡
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人戰汴郊敗
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
太但欲然以爲得翔之晚取軍號弟錕鏤敗之淮兵寄冰
柵最城以鐵鈴係鐵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
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網觸汁人間鈴聲遽舉網福乃
過人賊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猶豫兵家忌趙
炎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陣遂大敗之在
譖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于
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歷得
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
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度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
閉壘示快行密遣王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大敗之遂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密
斬友寧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
道而至景仁閉壘示快何梁兵怠毀柵而出驍騎疾戰戰
附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歲太祖登高望見之衛青州
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

馬將天下不足半也梁兵大敗

料敵

郭嘉料孫策

孫策盡有江東聞太祖在官渡將襲許衆皆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果為許貢客所殺

成擒

袁尚敗歸諸將謀邀之太祖料之曰尚從大道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果循由臨釜水為營太祖擊破之

先勝後戰

魏文帝欲伐吳蜀問何先賈詡曰吳蜀依阻山水且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不從卒無功口對手

畫

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烏桓還為大將軍霍光問方略形勢千秋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無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千秋

河北險要

李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軍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貝圖上河北險要所

在宋張千裕堂門登身叢河北事必脩吉甫曰欣日夜圖信加鄉料矣

料敵如神

韓充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介主留事帝遣人問狀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臣願習其人然王師討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

救敗之師

九月蕭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王孝恭欲擊之李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也且其下皆剽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自往與戰大敗焉

分置河曲

王晙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降虜向以南亂故款畫與部落無間延係北風何嘗忘之今渡饒河曲徒內何遣辭久必為患

騎兵所長

周德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原野騎兵之所長今吾軍千里中道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從

料勢料情

梁晉莽胡

揃晉兵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天決勝負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雖盛其勢可破勝而驕忌其情可知此不失之時也莊宗謝日方陣而罷賊試從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馬罰藝攻北城李光弼欲軍入登陣望日欲軍問破敵期龍德三雖銳然方陣而罷不足慮也日中當破年晉取鄆州未帝乃召王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使未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至滑川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材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會飲酒半彥章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破蓋三日矣未帝大喜

無備

軍陣立成 耿秉行止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

讀孝經 京州刺史宋遲悲多惡令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使知義蓋懟時爲廣陽長史諫日崔杼弒君慶父篡位齊魯非無文學今不思靖難之備

云云遣不從奏劾之果被詔責之

以精兵掩不備

李靖討吐谷渾以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僕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費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遷延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及其衆于庫山大戰破之

乘無備擊不意

將蘇定方後高麗不支高宗詔劉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賀討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未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既勝之日開張形勢發召濟兵援接而日自亡矣

直擣其牙

吐谷渾主伏允走突論川執失何力欲襲之薛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不乘其不虞正烏驚魚駭後無以蹤其巢穴乃羈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

出其不意

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渡濟雨甚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披闕不設備

雖知避恐閉關判其党項忌二一為人寇州其蔡來僅

莫知所出温令拔圖不設備蒐遷之不一下三州太祖遣將
敢進俄會將軍崔善才兵至收其衆從周晏牛
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
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

攻守

弗克攻聚其糒弗臨衝以憑銜擾奧隋攻戰倍則攻理長
克攻吉臨衝以伐崇墉攻戰數則戰
攻國之兵短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若振槁之必取
守國之兵長深溝高壘深溝高壘嬰壘堅甲
堅守之心能以信由是明晉得原千里重耳信由是明
減若振槁德攻德攻北冠敵于背矣義然後敢
鹿轞潛運定板轞之奇謀不知守善攻者敵不
奇謀妙算烏陣臨高起雲娑沙之妙算不知守抑其所守
開一面孫權征合肥久不拔張遼進計日古之圍開九攻
一面以疑衆心令圖之密誡權併命死戰也
九拒宋大夫墨翟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
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

左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

束藁灌膏以焚

令狐潮以四萬人寇城中六悉張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道犒軍明日賊攻城設百幾起繖賊上束藁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

盡攻守勢

安祿山反上洛太守曾臺速在于帝前盡攻守勢遂南陽太守

嚴兵締壘

王世充據東宮竇建德來援薛收曰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鼓轉糧更相資餉兩賊連固則伊洛之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勸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濠防戒毋出兵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為地道

崔寧為廣州刺史吐蕃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嚴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號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無守寧乃為鬼道再宿而長拒地數百里□衆驚潰謂曰寧負嚴兵也

固守二年

李襲[illegible][illegible]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蠭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屬攻之不下遂固守凡二年

驅民保城

狄仁傑為梁州刺史荀刺史懼賊毛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來吾自辦之何須苦輩悉縱就田□聞

之亦引去

掘壍以遏地道

李希烈攻汴江淮兵咸大震劉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眾五萬攻之昌掘壍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兵數敗乃解圍而去

樵蘇皆盡

張瓌固壘二歲鞹煮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討杯而食號為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千戶以餉餒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門為號秦宗權不能守乃群去

收殘卒嬰城

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曹存實逆戰死千陣朱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為天平節度使

雉堞崩剝

武德初呂子臧率兵與馬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挫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眾稍集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眾復眾元規嬰城子臧撫膺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急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

陳攻守計

賈循從子賈隱林德宗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圖陳攻守計

增備固守

程千里遷上黨長史賊將蔡希德圍上黨為賊所執千里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

報諸將可失所不可失賊軍中皆爲擂石車李光弼人太
爲泣下皆併固守賊不能下乃畏原至德二載
思明希德率高秀嵓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晞統兵悉
赴朔方而壁下卒不過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日城環四
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擂石車車
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由是賊傷十二造雲擔
三百具李客造雲擔三百具以機發石踰年不可下張源
爲攻城械號將軍璣進逼東都德宗
其州晉軍壍而圍之已而劉郭大敗南走黎陽晉軍攻破
洛州而衛州剌史來昭州州節貲使闔寶皆以城降晉盛
州剌夾衛聆相州張符府州戴思遠皆棄殘走當此將晉
已光下全燕而鎮定皆附干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宋
壘六鎮毀十州之地皆歸晉梁太肥遣朱珍以
衛一具州圍之斛年不可下不爲守備兵趨滑州道遇大
雲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其城下方是時嶽成擒其不備宇
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守備遂下之之
圍河陽鄴遣兵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
陰謀日卒之將吾不攻涉九揣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虜

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擣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禺直趨河陽戰于沇水晉之大敗河陽圍解

逆風而戰

天大風契丹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張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口柔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口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鏁力戰并丹崩北二十餘里追至衞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

孤軍而至

貞觀中突厥諸部降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突利不虞于靖見官軍擾至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因年請進兵擊破之

占候

吹律合音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謂王者出軍太師吹律合音

楚必無功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

知有走氣

呂蘊治[illegible]

邪氛氣際樓蕪閣羽翎蕭降範日有走氣言降誅逃候者日羽去範日雉去不免期則日之中可蔑王期有風動龜撫手曰羽至矣果如言也

六甲窮日

鄧禹仲華爲王匡所敗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莽兵大敗之

孤虛

趙彥少有術朝廷令宗資討太山薙賊彥爲資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熒惑守歲

李晨祀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福用兵者昌嚴曰天亍其露臣當力死勤雖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日前士大夫勤兵出兵非敵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最懼後守嶷則虎軍不戰日居兵皆日非所已也

雲狀如樹

帝闊馮潛藝舂爪兵猜雲間日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兵可憂矣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果畢之勝赤奇其對

開平四年梁臣王景仁爲北面都討從依趙進警手拍縱乾化五年正月更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時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柳翔景仁歸

望雲物

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

渾瑊會平原李元亮軍齊源游瓌軍洛日以爲援既而元亮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候而虜劫盟瑊奔還元亮兵處列出

星墜賊營

睦州女子陳碩真反崔義玄發兵而自統衆禦之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

沒唐石

帝幸定州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欲入谷中自固以谷中有沒唐石惡之因徒石門

責將帥

帝召宗毅問今從虎貞彼衆烏合取必齊全卿討何日有捷對曰臣願諫乎所言者軍國大體卿索賊平之期殊顧陛下考責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

問無不中

馬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

不利用

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兵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臣區區常談豈足信也

陣法

不違晦

楚以甲午晦晨壓晉軍而陣郤至云陣不違晦晦陰盡日兵家所忌

兩前伍後

爲伍陣以

稚龍雨于前伍于後專為左角參為
冶勇偏為前渾皆騎時處置之名
左牡右牝
光庫之道
設左為壯
右為
北
營衛
隸雁于官渡使運禝賊數總之乃偵
十疾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也
善布陣
吐
番
犯京嚴部廷王與馬彝屯中渭橋它日魚翻恩問其善布
陣請總之廷玉中黨令寫款俞郭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思
數門吾處兵門久今於行訓須
法廷王謝然日比陳誰王謹法
兵家三陣
高宗御武成殿
閥兵家有三陣
何請非衆未對員半寸延日臣閉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
當用何背也陣也偃位兩發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
出滿有將兩後天之將為天陣先食約貲且耕且戰得地
之並為施陳學三運士如勇于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搭是朔列以
戰帝日吉
隨禳列
隋大業將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
讓攻齊郡遣令張須陀率兵擊既羅
上信年十四短兩得請自效擊賊濰水上陣縱列說長矛
駝人喉營剩殺數人此皆謝鐵敗抗須陀乘之大破收
為兩方陣
劉郭以兵兩人攻錢賊東燕宗自其州迄趨擊
之鄣忽見晉燕驚同晉王在洮耶兵猜郤追至

叙侯降者　徐盧降景帝欲侯之周亞夫曰彼背其主
之　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丞相議不可用
待以不死　光武與赤眉相遇劉恭前曰盆子以百萬衆不
歸陛下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也
受降　朱雋攻黃巾黃巾乞降雋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
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叛敵受殺　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慾
非良宗逆彼之就館而降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亦
子延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緯之豁劉潼
驛往蓬拒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叅弄紂產莊館
而皆以州降　李懷光反河中詔爲悛爲行參副元孫特毀
降　壹發廷珍寺晉老朝最守懸鄂抗前慈悠發
數籍諭　皆　請降　建中元年宗宰皇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
以州降　辛京杲貸偯使部將王國良成武門程甚
宮郎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欽劉默誅桂兵討之再歲不
陛下皇室遺書曰覽將軍非取大逆者特逃邊坑死圍云
云國良得書且　張與來虎人多護馬碑將被徵
宮且異因請降委身逆□恩明穆之爲前好謂曰竊逼班

去龍尾節旨受高爵封曰昔嚴顏一言巳訊降斬其首皇甫
釋領不降張飛我大都將安能委身逆口轄既
祖擢令孫楚河陽漢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從倉州以
河勸士三千從之士不斃牟道瀆歸楚至守善以敗勢自
從勞之泉早而出見楚不捷敕降慕容彥超言以金帛募
乃貿降斬首質惡衆遂定上客彥超上百餘及男
師圍城客說彥超曰今闗急城且將陷請罰門爲公發贖
賊突能于塞危之地然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得龍闕一番義
之茲陷使戒之對曰臣背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爲彥超
所誘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釋臣等願歸爲農以
壽丞勢敵亨它忘再取以發言說皆
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稱所俘

伏兵

公子突曰君爲三覆晝旅思險險恒山開武之隱情
三覆以待之註覆伏兵也虞言思念之逐讀
以虞言殺虞巳之所能孫寵疾龜偽定覆得
以虞以慶彼之所能欺騙得驚疑而攻二主之慮伏兵爲

八見火則發乃斫樹令白書龐涓死此樹下伏起濟識賊
涓夜至樹果舉火照讀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辭
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散或疏而信乃五千列陳後王
觀其陣無法措伏數咲笑只捨鼓乃會食及戰乾祐苻火
極忽欲遁昔王師避不爲石伏諸款百瓜布授鉤宂守丞
觜伏起萬戰皆奮死鬪　裏度輕出數兵化
刀賊將護重賈以奇兵掩擊伏騎數伏兵山谷叔賊狂華
百兵出薄之茄狀緒至賊驚引涼　據郡術王
旦十年王赫誣還訴於之蓮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戕徙縱
伏兵山谷以精卒數千闘詐走堅華來攻堅中奪殊死不
可下會暮這蓬誕伏兵巳匿城左貫建德屠范陽羅藝迎
據閘口不得遂遂面鞭降　拒之許萬鈞自以情兵
巨騎匿流左邊德師護水設伏以待朱溫為賊守同州譴
邊半殺擊之六賊其衆　葛奕率輕兵人之溫
隱廣設伏以待奕謂賊道解甲鞍伏莽間滎陽太守楊慶
舍溫伏兵發塞悉棄輜馬奔還　河南討捕大使
張須陀令兵討翟讓讓素憚須陀欲引去李密日須陀貫
而無謀且驕勝易驕吾爲公攻之讓不得巳立陣而待察

卒騎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于兵齊間須陀素伏道
興讓引兵搏之蒙少邦伏發與游軍夾之遂殺須陀伏道
側秦王遣懷虎寧劉日以騎五百覘竇建德營設伏道側
獨以數騎去號營三里號覺出兵追之王漸卻誘至伏
沂伏卒起奮擊賊騎伏大冢間秦宗係于秦後遣張匠取
警引去追斬三百級伏大冢間沭王開匠役來登封禪寺
役周望匠兵過遣尖珍遇之曰匠見吾兵必止珍即馳還
王令珍引兵蔽六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六冢間匠進
而食食畢拔旗發鼓噪珍珍小却王引
伏兵横出斷匠還路為三而擊之匠大敗

聚資糧

積糧許乃積糧指饑發不害也同食楚莊伐庸自盧餫諸
無歎不無亟戰將從以谷振廩同食
晉荀首知齊逆卞式請半家景從藏襟景從藏襟
穀宣伯縛請設助邊則以助邊也言如影隨形
給饋不絕糧強兩百征糧之王丹率見糧
不絕糧道丞一不如蕭何上麥其宗族上麥二千斛

張既曰軍無見糧以敵為資

小斛

魏太祖嘗賦廪粟不足私請主者主者月以小斛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數衆乃謂主者曰借君死以厭衆乃斬之以狗曰用小斛主者罪之

運者相率

杜畿為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糧運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使府君無一人逃亾得人心也有如此

運糧為最

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運渾為發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木牛流馬

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據武功五丈原

戍卒

戍申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采薇

周王遣戍役而作也

及瓜之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謂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遂作亂

勤戍五年

天子日勤戍五年于一人無日悤之

過更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爲過更

我師

聊因吾園罔蔽我歸

諭戍

泰以諭發之故曰諭戍

列屯北邊

郭子儀九年入朝帝與語吐蕃方張慷慨至流涕儀退上書曰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四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推廣勢分願于諸道選精卒五萬屯戍北邊則制勝可必

問家室

李勉遣戍兵常視其奇春秋存開其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天子戍隴

劉澭爲瀧州刺史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頎家不去

虜鈞拜節度詔義典士五千戍代北鈞坐賊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頭家屬不欲去遂反攻城鈞倉卒奔走大將李文矩投地僞目稍諭叛者衆乃侮服郎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趨戍者行密使盡裂之鈞請徐乘其變及戍人去路一含鈞選牙卒五百夜趨至太平驛盡殺戍人

寇賊

致寇 負且乘致寇至

罔不寇賊 書經

萑苻 子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侮之曰吾早從子產之言不及此與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

壽弃 踰亂賊也

白騎 賊名黑山賊純白騎

赭衣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漏網 無縱遊蔓之草以奔漏網之鮒馬

斬木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亂畧 詰誅暴亂以遏亂畧

赤族 既不化于皇風宜致誅于赤族

脅從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

弄兵潢池 漢宣帝時勃海多盜舉龔遂爲太守對曰海瀕不霑聖化民困饑寒而吏不恤使赤子盜弄陛下兵于潢池耳

不穫民麥 宓子賤爲單父守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穫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

黃巾 靈帝時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徒衆數千皆著黃巾以爲標識故時人號爲黃巾賊帝遣盧植皇甫嵩破之

赤眉 王莽末民並起爲賊王鳳馬武王常共聚衆綠

綠林山中凡八千人皆赤其眉以相識後馮異破之

白波帥

黃巾餘黨郭太起于西河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

黃巢

黃巢募衆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天下震動僭即位號符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于滑南追巢敗之

單車降賊

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張綱奏綱爲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詣賊營賊見綱誠信皆降焉

執母妻子

李忠進圖鋒龐王朗遣將攻信都信都馬寵開城納郎衆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爲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而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而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家屬亦全

椎埋掠寇

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劫笞辱安祖乃刺殺縣令亾投竇建德陰命之時山東饑羣盜起安祖謀曰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爲亾命窮乎承問竊椎埋掠寇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親時變以就大計

士無鬪志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鬪志屈突通所向必持重雖不大克勝亦不至于敗負

所過剽畧

歷勛叛自徒管北還

所過剽掠崔鉉聞之大募兵屯江淮邀賊自記平賊貞元
歸路賊懼更諭舒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志時裴
肅爲浙東觀察使君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賊避其崔
兵陵擒之自記不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光
遠爲京兆尹會賊黨剽掠涇陽於午序飲光遠知之率兵
夜遁其所鼓譟而進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十數
縛一酋長以獻自德宗初濬南俄殘王國良驚剽州
梟賊帑莊其錄驚剽縣不可制詔關播宣撫播且言事
詔討賊有如不受命臣當克殄大盜李晟因帝至自梁乃
發州兵募定之帝曰吾以戎服見帝駐馬勞
之晨再拜頓首賀曰盜賊題行崔鄂敗岳鄂等州觀察使
克殄大盜朔朗安復自蔡人叛岳鄂常告兵盜
賊與行鄧修滄鍾伏馭追盜奪租賦張蔣福驛舒廬壽三
竊蹤小下于巫歲中悉平州區錄使時送租賊
至囊爲盜所蘇萬福領輕兵屠襲賊命辛身得道無寇跡
戰怒詩之盡得所以并先諒人妻女財吉萬財
田仁會還勝州都督境有尻賊依山剽操行人城府窮爲
仁會發騎窮格責之由是城門夜開道無蹤跡

荆萊 秦宗權遣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沘秦賢畧江南宗餘亂兵鄂賊秉李剸峻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翦爲荊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有衛滑皆鳥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

二十爲大將 英公言我年十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爲大將使兵以殺人也

竊盜

誘盜 侵藏誘盜

草竊 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盜以爲好

寇復 凡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註壞奪也言敓人以求財貨

殺之無罪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註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肆心 既貪財以肆心乃行險以賣念

行險 嘗行險之心窮斯濫矣過設戮之貨獲則畏之

約斯盜 小人貪斯約約斯盜也

盜亦有道 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

探囊發匱 將爲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知

也臣盜至則負匿據匿擔竊盜劫其家時有終夜步賞逃
而趙推恐錶賸屬緝之不困　德之家建德立戶
下夷盜人擊殺三人餘盜不敢進詩其死尸逮德曰可技
總原取之盜殺編趙德乃自察使盜殘出器起提刀又復
殺影　呂元膺釋四歸之而默蹇易吏自不可答
人　羣盜威愧日吾以信待人人豈遠狀如則而至由是
藁盜懸詭　際是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丘長有
悉遂埃去梁上君子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命子孫訓
之曰不善之人嘗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　齊之國
盜驚自投于地寔遑稍二匪自是一邑無盜殺盜氏大富
宋之向氏大貧向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聞為盜
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手足所及無不探錢而
獲贓問罪沒先人之產國氏曰若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
利雲雨滂潤山澤四產育生吾禾稼植吾穡稼臨瓷倚咲
水盜魚鱉皆天地所有豈吾所有而取之彼為盜耶夫金
王珍寶人之所聚盜之獲罪宜哉向氏以為重因巳也
不殺盜
曹爰為圍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人人圍界擄
之太守馬嚴促殺之療日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卑

晌不爲盜制死刑遂不殺盜嚴奏褒儒遂免官

盜牛感激

王烈字彥方素行端正時有盜牛者主捕而得之盜者曰無令王彥方知之烈聞遣布一端以激之盜感激改行後有遺劍于路者一人守之以待三詢之乃昔盜牛者

作詩贈賊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白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賊喜曰權言也

我來也

昔杭城有一猾賊每盜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一至其所患[illegible]者多官府莫能論捕一月忽于偵卒獲之下獄賊在獄久厚結納獄卒樂教獄卒某處埋有金實若干卒如其言聚獲遂將金市酒肉與之醉飲話之曰今夕少寬片時與子出獄五鼓便歸決不備累卒問言得然但受其賜不當孤也只得寬縱之遂論請而出遍賊復彼盜其門各書曰我來也至五鼓果回獄中卒見賊歸大喜賊曰我作矣明日有司以聞劉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加以犯夜之罪釋之以是知猾賊之志之狡也

藥

姮娥竊羿不死

桑食之飛殖東齋壁坍晉霞有二盜入其魚王丞為東游
入月巾　　室前無林一所三盜俱殖　　小吏益泊皇
賁之承日文王之圓與衆裹孟害君有能栴盜者入秦官
共之袍魚何足惜乃稼之　藕內盜狐自裹以獄蓁后迷
免　陰促為荊州牧性聰敏時對夏施盜官柳種子巳門
　柳泥昆駐車問日此是武昌丙門官柳何凶盜之施櫃
謁　黍戾以至孝稱適圓中瓜熱有人跗垣盜之真以獄
罪瓜多賴恐料盜者使奴開路盜員瓜出知真爲其除路
乃進瓜請罪　　范喬字術綠賦久有邑人訴其樹人昔
真仍以與之研樹爵學不聞邑八愧而歸爵論之日節相
取柴與夕母歡　淳于恭有山田棗樹芥盜偷本禾者屬
綵何悅之有　禾恭見恐其愧乃伏草中俠盜去方也
孔鵠漢翁焉晩自相饑日孔焉　　焉元崇從肩州剌史
善七也盜宜竊盜遂淫焉誅之光火劫府有北火盜夜掾
人家覽伐山谷元京論只怨信約盜怨張允秀在情為武
偷過目新賊相李敗甲西稍新葬　　踢令逍道旁有姚
厭寺既蔣怨因戡日第還者叛有盜蕭恭令姚謝歸係
大以慈允濟召千里內男女盜至物邑燧之果得盜者生

刂孫碧字亥炭年饑殺貴人有生刈其稻碧見而
刈稻待之去後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敢侵犯